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中日交通史

(三)

木宮泰彥著
陳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日交通史

(三)

著 木宮泰彦

譯 陳捷

漢譯世界名著

第十章 五代時之中日交通

一 商舶之來往

唐昭宗時，節度使朱全忠誅宦官，專權勢，弑昭宗，滅唐室，都汴京，國號後梁。此乃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七年（九〇七）事也。後梁歷二世十六年而亡。其後有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代，旋起旋滅，自唐亡至宋興，不過五十三年，五代之興亡已畢。五代諸國之勢力範圍，僅在中原之地；其割據一方而稱王者，惟前蜀、後蜀、楚、荆南、吳、南唐、吳越、閩、南漢、北漢十國較大，是爲五代十國之世。是時弑逆、篡奪、戰亂之事，接踵而起；僅半世紀間，易五代十三君，是爲紛亂最甚之時代。然雖在此等時代，中日之交通，商舶之往來，仍甚繁數；蓋日唐交通之餘勢使然也。今將五代時中日往來之船舶列表如左：

五代中日往來船舶一覽表

• 爲由日本赴中國船之符號
△ 爲由中國至日本船之符號

船主及船員	年	代	雜	纂	典	據
• 吳越人 △ 蔣承勳	朱雀天慶三年(九四〇)		七月左大臣藤原仲平曾贈書吳越王元瑾，則知是時有歸中國之船，或者天慶元年來日之蔣承勳，此時始歸國歟？		日本紀略	
△ 蔣承勳	朱雀天慶元年(九三八)		七月廿一日大宰府遣中國商客所獻之羊二頭，八月廿三日大宰府曾以布賜蔣承勳，則此時來航者，殆蔣承勳也。		本朝世紀	
△ 蔣承勳 李益張	朱雀承平六年(九三六)		七月十三日大宰府報告吳越人蔣承勳李益張等來日，此時承勳似帶吳越王元瑾之使命而來，八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忠平贈書吳越王。		日本紀略	
吳越人 △ 蔣承勳	朱雀承平五年(九三五)		原親盛曾赴大宰府，檢進蔣承勳所齎貨物。		日本紀略 公忠朝臣集 朝忠朝臣集 新千載和歌集	
• 醍醐延長五年(九二七)			正月廿三日僧寬建等，受大宰府賜牒，乘中國商船赴中國。		日本紀略	
△ 鮑置求	醍醐延喜十九年(九一九)		七月十六日交易唐物使藏人所出納內藏大屬當麻有業，曾上中國商客鮑置求所贈之孔雀於朝，以交易唐物供御覽。		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	
△	同 右		閏八月九日，曾使大宰府檢進中國商船貨物，故知是時有來日之商船。		扶桑略記	
• 醍醐延喜九年(九〇九)			二月十七日，曾遺牒狀於留唐僧中瓊，故知是時有歸中國之船。		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裏書	

吳越人 △俞仁秀 張文過	朱雀天慶八年(九四五)	七月念五日大宰府報告吳越商客蔣袞俞仁秀張文過等百人，至肥前松浦郡柏島。	本朝世紀
吳越人 △蔣袞	村上天曆元年(九四七)	天慶八年來日之蔣袞，是時又爲吳越王佐之使者來日，上書並進土宜。	本朝文粹
吳越人 蔣承勳	同 右	蔣袞歸國時左大臣藤原實賴(清慎公)於閏七月二十八日贈吳越王佐書贈沙金二百兩。	本朝文粹 帝王編年紀
吳越人 △蔣承勳	村上天曆七年(九五三)	蔣承勳爲吳越王弘徽之使者來日，上書並錦綺等珍品。	本朝文粹
吳越人 蔣承勳	同 右	七月蔣承勳歸國，右大臣藤原師輔贈回書於吳越王。	本朝文粹
吳越人 △盛德言	村上天德元年(九五七)	七月廿日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來日上書。	日本紀略
吳越人 △盛德言	村上天德三年(九五九)	正月十二日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來日上書。	同右

以上僅史籍之可徵者耳；實則此外之交涉，必仍不少。此等來往船舶，悉中國商船，而日本船一無所見。蓋是時日本政府對於海外，頗採消極態度也。降至永承二年(一〇四七)，清原守武因私行入宋之罪，貨物沒官，流於佐渡，其黨五人，處以徒刑。(註一)嘉保元年(一〇九四)，前大宰權帥藤原伊房又因遣明範法師至契丹，交易貨物而得罪。亦可見朝廷久持閉關自守之主義矣。(註二)

二 航海與貿易之狀況

來日之中國商船，似皆發自吳越，橫斷中國東海，經肥前松浦郡值嘉島而入博多津者。其航海也，概利用季節風，春夏來日，秋冬歸國，與唐代之船無異。試觀前表，略可推知。本朝世紀天慶八年七月廿六日條，述吳越船來日之事云，

「今日唐人來着肥前國松浦郡柏島，仍大宰府言上解文在左，其文多不載，只取其大綱，大宰府解申請官裁事，

言上，大唐吳越船來着肥前國松浦郡柏島狀，

船壹艘，勝載參什斛，乘人壹百人，（交名在別，）

一船頭蔣袞，二船頭俞仁秀，三船頭張文過，

右得管肥前國今月十一日解同日到來，係管高來郡肥最崎警固所，今月五日解狀，同月十日亥刻到來云。今月四日三尅，伴船飛帆，自南海俄走來。警調兵士等，以十三艘追船，留肥最崎港

島浦。爰五日寅一刻，所司差使者問。所送牒狀云，大唐吳越船，今月四日到岸，狀請准例速差人船，引路至鴻臚所牒者。儲加實檢，所申有實，仍副彼牒狀，言上如件云云。蔣袞申送云，以去三月五日，始離本土之岸，久□滄海云云。

天慶八年六月廿五日。」（錄原文）

此等解文，雖僅記其大綱，亦可窺見此時吳越船來日之狀態矣。商舶來至博多時，大宰府報告京師，朝廷派遣交易唐物使與商客交易，概與前代相同。（註三）惟醍醐天皇延喜九年（九〇九）未曾派使，惟令大宰府檢進，而以藏人所之牒。將應進物品，知照大宰府。（註四）但此不過一時之事，非常例也。商客來日時，多齎孔雀、羊等珍奇鳥獸，獻於日廷。（註五）雖至宋代，仍沿此習，可查日本紀略、扶桑略記、百練抄等書而知之。商客等所攜貿易品，雖難盡知其主要者，仍爲香藥錦綺等，與前代同。日本與之交易，專用沙金。天元五年（九八二）三月，因賜答金於商客，而徵金於陸奧，其一證也。（註六）交易之唐物，送至京都，天皇御覽後，藏於內藏寮，以備不時之需，不用者有時給於臣下。然獲賜者惟限於朝臣，並非廣及民間也。

三 日本與吳越國之交涉

由中國來日之舶，概以貿易爲目的；一面又爲吳越國與日本間國交（但吳越國與日本之國交並非正式之國交）之媒介。吳越國者，杭州臨安人錢鏐所建之國也。初，唐昭宗乾寧二年（八九五），任錢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九二三）自立，稱吳越王；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國亡。凡歷鏐（字具美，諡武肅，九二三——九三一）、元瓘（鏐之子，字明寶，諡文穆，九三二——九四〇）、佐（元瓘之子，字祐，諡忠獻，九四一——九四七）、倬（佐之弟，卽位後不久被廢）、弘俶（佐之弟，字文德，諡忠懿，九四八——九七八）五主，保有吳越之地者，凡五十五年。（註七）

吳越王遣使日本之始，蓋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九三六）因是年七月十三日大宰府報告吳越人蔣承勳（註八）季盈張等來日，（註九）則是時承勳似帶吳越王元瓘之使命而來者。八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忠平致書吳越王（註一〇）其書已佚，不能知其內容。（承勳前年九月亦來日，獻羊數

頭，是否帶吳越王之使命不明。（註一）後天慶三年（九四〇）七月，左大臣藤原仲平曾贈書吳越王元瓘（註一二）蓋因天慶元年（九三八）蔣承勳來日，至是回國，贈以回書歟？（註一三）然其書亦不傳。此後經五年至天慶八年（九四五）六月，始有前節所述之吳越國蔣袞來日；是時曾否帶吳越王之使命亦不明。及至村上天皇天曆元年（九四七）吳越王佐使者，又來上書及土物。是年閏七月二十七日，日本用左大臣藤原實賴（清慎公）之名，贈以回書，並沙金二百兩。其回書，乃大江朝綱（後江相公）起草，見本朝文粹卷六；今錄於左：

爲清慎公報吳越王書（加沙金送文）

後江相公

「蔣堯再至，枉一札，開封捧讀，感佩駭懷，筆語重疊，不異面展，幸甚幸甚。堯等逆旅之間，聊加慰問，邊城程遠，恐有疎略。今交關已畢，歸帆初飛，秋氣涼，伏維大王動用兼勝，卽此其祖遺。又所惠土宜，有憚容納，旣恐交於境外，何留物於掌中，然而遠志難拒，忍而依領，別贈答信，到宜收納。生涯阻海，雲濤幾里，南翔北嚮，難付寒溫於秋鴻，東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曉月。抑去四月中，職昇左相府，今見封題在，未轉前，左右之間，願勿遲疑，勒袞等還，不宣謹言。」

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七日。日本國左大臣藤原朝臣

吳越殿下謹空。

沙金貳伯兩。

右甚雖輕微，當土所出聊表寸心，謹狀。

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七日。」（原文）

後天曆七年（九五三）蔣承勳又爲吳越王弘俶之使者來日，致書並贈錦綺等珍品。是年七月，右大臣藤原師輔，託承勳贈以回書。是時之回書，爲菅原文時（菅三品）起草，亦見日本文粹卷七。今錄之於左（原文）

爲右丞相贈大唐吳越公書狀，

菅三品

「蔣承勳來投傳花札，蒼波萬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歡惕集懷。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薰，受之則雖忘玉條，辭之恐謂嫌蘭契，強以容納，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以小爲遺，到願檢領。秋初，伏惟勳履清

勝，空望落日，長絲私戀而已。勒丞勳還書不盡言，謹狀。

天曆七年七月日，日本國右大臣藤原朝臣謹言。」

天德元年（九五七）及三年，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又來上書。日本紀略天德元年七月廿日條云，

「大唐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上書」（原文）

三年正月十二日條云，

「大唐吳越持禮使盛德言上書」（原文）

兩事完全相同，或一事而誤爲二歟？此事記載簡單，其他又無可徵之記錄，不能知其詳矣。

吳越國與日本交通雖繁，而吳越王贈日本之書，亦無一傳於後世者，故亦不能知其詳細。但藤原實賴回書云，

「抑去四月中，職昇左相府，今見封題，在未轉前，左右之間，願勿遲疑。」

由是觀之，知其書非贈日廷或政府，乃贈政治上之領班大臣者。蓋吳越國保一隅之地，不過僭

稱王號，故謙讓而執此態度。日本答書，亦不用朝廷與政府名義，事實上雖有國際之交涉，形式上仍執私交體裁。蓋當時日本政府對海外之態度，頗為消極，不欲自求交際，惟作因人來求，不得已而應之之態度。試觀實賴之書云：

「所惠土宜，有憚容納，既恐交於境外，何留物於掌中，然而遠志難拒，忍而依領。」

師輔之書云：

「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薰，受之則雖忘玉條，辭之恐謂嫌蘭契，強以容納，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

可以知矣。故回書與答禮，亦不特派使臣，惟附交回國之商客耳。

日本雖持消極的態度，吳越國仍一再贈書贈土宜，其故安在？蓋明越州之地，爲吳越之領土，而古來中日交通之門戶也；其地客商，自唐代已從事中日間貿易，常獲大利；吳越既建國於此，仍根據前代之習慣，而謀貿易之利耳。

四 文化的交涉

日本與吳越之貿易，亦帶若干文化的交涉。客商齋來商品內，亦含有若干書籍，（但較之唐代則天地懸遠矣。）如承平七年十月十三日，大宰府使中國商人抄進中國是歲並翌年之曆本是也。（註一四）而吳越王弘俶則曾託商客求天台論疏於日本。皇朝類苑卷七十八云，

「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買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楊文公談苑）

釋門正統卷二義寂傳亦云：

「初智者所說教迹，自安史擬亂以來，會昌籍沒之後，當時碩德，但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師痛念本折枝摧，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以錢忠懿王（錢弘俶）覽內典，昧於教相，請叩詔國師（天台德詔國師）詔稱師（義寂）洞明台道，王召師建講，遣使抵日本，求其遺逸，仍爲造寺，賜號淨光，追諡九祖尊者，台道鬱而復興，師之力也。」佛祖統紀卷八所載略同。但日本史不載此事。（神皇正統記，係根據佛祖統紀而成文者）人多疑之；然此後三十餘年至長德元年（九九五）宋杭州奉先寺曾來求仁王般若經疏，彌勒成佛

經疏、小彌陀經疏並決疑、金光明玄義及荆溪撰華嚴骨目等。時天台座主覺慶，書寫此等論疏送之，則吳越國之求經，固意中事。(註一五)惟年代不明耳。外交史稿紀此事於承平六年，但是時弘俶與其兄佐尚未即位。或者天德元年（九五七）或三年，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來日，即因此事歟？

是時與唐代不同者，日本僧侶渡海者極少；史上留名者，僅寬建、寬輔、澄覺、長安、超會、寬延、日延耳。寬建爲興福寺僧，延長四年（九二六）因欲巡禮五台山，奏請渡海，許之，賜旅費黃金百兩。彼又欲得當時有名文士之詩集而行，因賜菅原道真、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之詩集九卷，(菅紀兩氏各三卷，橘氏三卷，都氏一卷。)並以小野道風之行草書各一卷付之，使流布於中國。(註一六)翌年正月，搭中國商船渡海。(註一七)據扶桑略記，寬建渡海時，與從僧三人，童子四人，近事二人同行。又據詹然在唐記（鵝珠抄卷六所引），寬建同伴共十一人，寬建之外有寬輔、澄覺、長安、超會四人。奮然於永觀元年（九八三）入宋，在洛陽與超會相遇，得聞寬建等人的消息。西岡虎之助氏謂此爲極堪重視之史料。(註一八)據其書謂寬建悶死於建州浴室；澄覺等於長興中（後唐明宗之年號，九三〇—九三三）入京，詣五台山，遍歷諸方聖跡，又遊鳳翔、長安、洛陽等地。澄覺能漢語，講唯識論、上生

經等，蒙賜紫衣，授資化大師之號。因欲歸國，乃去之兩浙。寬輔在京，弘瑜伽大教，中國賜以弘順大師之號。洛陽本無真言教，自寬輔來傳密教，授法灌頂者，至有三十餘人之多。時超會已八十五歲，雖有談話之心，而日本語已全忘云。

寬延之事蹟不明，惟天台宗成尋延久二年（一〇七〇）正月十一日呈請入宋護照書中云：

「天慶寬延，天曆日延，天元齋然，長保寂照，皆蒙天朝之恩計，得禮唐家之聖迹。」（註一九）
寬延或卽寬建，因其字形相似而誤歟？

日延事蹟，據寶篋印經記所載肥前國司之言曰：

「當洲沙門日延，天慶中入唐，天曆之杪歸來。」（原文）

又鷲尾順敬氏古經跋語所載古版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之識語有云：

「天德二年（歲以戊午）四月二十九日（庚辰木曜紫宿）延曆寺（度西海）沙門日延（大唐吳越州）日賜紫光大師初導傳持寫之得焉。」（原文）（註二〇）

據此書知日延爲肥前國人，比叡山延曆寺之僧，天慶中渡海，天曆末歸國者。歸國時，曾齋來寶

篋印塔。其塔乃吳越王弘俶，倣阿育王塔故事，作八萬四千塔，內藏寶篋印心呪經，頒行各地者。此事已有多數學者，紹介於學界，（註二）今不贅述。今因欲明其塔之由來，錄康保二年（九六五）七月二十二日僧道喜所記之寶篋印經記之全文如左：

「去應和元年春，遊右扶風。於時肥前國刺史，（多治比實相）稱唐物出一基銅塔示我，高九寸餘，四面鑄鏤佛菩薩像，德字四角，上有龕，龕形如馬耳，內亦有佛菩薩像，大如蠶核。捧持瞻視之頃，自塔中一囊落，開見有一經。其端紙注云，天下都元帥吳越王錢弘俶摺本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之內安寶塔之中，供養迴向已畢，顯德三年丙辰歲記也。文字小細，老眼難見，卽雇一僧令寫大字，一往視之，文字落誤，不足耽讀。然而粗見經趣，肝動膽奮，淚零涕迸。隨喜感悅，問弘俶意。於是刺史答曰，由无願文其意難知。但當州沙門日延，天慶年中入唐，天曆之杪歸來，卽稱唐物。付囑是塔之次談云，大唐顯德以往，天下大飢，黃巾結黨，抄劫邊州，烟塵漲天，殆及封畿。弘俶爲大將領天下兵，征伐凶黨及九年比，與賊合戰二十四度，斬首五萬餘級。顯德元年春，人彌飢荐，烏合蟻結，蝥食華鄙。弘俶麾其師旅，應響攻擊，賊飢不戰，立以大敗。乘勝追北，至汶水邊，洪水

頓漲，激浪鼓怒，津處無船，賊徒知其叵脫，各投深水，暴虎憑河之輩，追捕溺殺，其數不知幾億萬，汶水爲之不流。自爾以降，天下清肅。弘俶復命之日，主上大喜，作九錫命，封王吳興越。弘俶不幾坐殺若干人罪，得重病送數月，常狂語云，刀劍刺胸，猛火纏身，展轉反側，舉手謝罪。爰有一僧，告云，汝願造塔書寶篋印經，安其中供養香花。弘俶咽中發件願，兩三度合掌禮謝，卽得本心，隨喜感嘆云，願力無極，重病忽差。於時弘俶思阿育王昔事，鑄八萬四千塔，摺此經，每塔入之，是其一本也云云。妙哉大國僧，有此優識，惜哉小藝之客，無其精勤。爰我價募身命，訪求正本，京中郊外，蹠履遍問，適於江都禪寂寺得件經，其本亦多誤。然兩本相合，互檢得失，終獲其真。然後日分轉經，終日无倦，夜至誦呪，每夜不眠。漸經三箇月，於時空中有聲，告曰，汝於此經殷重渴仰，但此經有兩譯，師所持者先譯，多除梵本，其後譯者爲之具足也。其本在伊豆國禪院，天下无二本，我常與二十八部大藥叉大將等守護彼經，我獨感汝精誠，常迴汝邊，亦告此事。於時小僧就國司便，誂觸可書贈彼經之狀。遂以康保二年四月十三日送件經，披閱其卷，功能絕妙，耽弄其文，深理染肝，十二分教爲礫。是經其中如意珠，八萬法藏爲沙。是經其中紫磨金，一句之味如醍醐。百病

萬惱，一般消滅，一字之光越日月，鐵圍沙界，俱時照明。非可忽重罪速證佛果者，何得記是經典聞斯妙理哉。

康保二年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甲午釋道喜記。」（錄原文）

要之，五代時，中日間文化之交涉，已不如以前之重大，渡海之僧侶頗少。而僧侶之求法者，仍遵前代遺風，惟以巡拜天台五台之聖蹟，爲重要目的。是時不獨受中國文化之影響甚少，反由日本輸出文化。雖質量二者，皆不足言；然如應吳越王弘俶之需，贈以天台教迹；寬建渡海，攜帶菅原道真、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等詩集，小野道風之行草書，流布於中國。寬輔、澄覺，在中國興隆佛教，而得賜紫衣與大師之號，固非虛語也。

蓋自平安朝之初，次第萌芽之日本文化，至是日益發達，有足誇示於中國者矣。

（註一）百練抄永承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條。

（註二）同上嘉保元年三月六日條。

（註三）參照第七章遣唐使廢絕後之日唐交通。

(註四)扶桑略記延喜九年閏八月九日條。

(註五)扶桑略記延喜十九年七月十六日。日本紀略承平五年九月日。本朝世紀天慶元年七月廿一日條。

(註六)小右記天元五年三月廿五日條。

(註七)五代史卷六十九吳越世家卷七。

(註八)日本紀略概作蔣承勳，本朝文粹作蔣丞勳，二者必有一誤。

(註九)日本紀略承平六年七月十三日條。

(註一〇)同上承平六年八月二日條。

(註一一)同上承平五年九月條。

(註一二)同上天慶三年七月條。

(註一三)本朝世紀天慶元年七月廿一日，及八月廿三日條。

(註一四)日本紀略永平七年十月十三日條。

(註一五)本紀文粹卷十二滕大宋國杭州奉先寺傳天台智者教講經論和尙。

(註一六)扶桑略記延長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條。

(註一七)日本紀略延長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條。

(註一八)西岡虎之助氏齋然ノ入宋ニ就イテ〔歴史地理第四十五卷第三號〕

(註一九)朝野羣載卷二十。

(註二〇)佛教史學第一編第十號史話〔日延ト清算〕

(註二一)荻野仲三郎氏寶篋印經古寫ト入萬四千塔ニ就イテ〔佛教史學第一編第十號〕 小野玄妙氏吳越王錢

弘倣造金塗塔私考〔佛教ノ美術及ビ歴史〕 西岡虎之助氏日本ト吳越トノ交通〔歴史地理第四十二卷第一

號。

第十一章 日本與北宋之交通

一 商舶之來往

宋代三百一十餘年間，政治上分爲北宋，南宋。北宋約當日本藤原氏全盛時期，南宋約爲日本武門興隆之期。此種時代之區分，在宋日交通上亦適用之。北宋時代，日本外國貿易頗形退步，禁止國人私自渡海，守一種閉關主義，故來往宋日間者，只有宋船。至南宋時代，日本武門興起，探進取主義。如平清盛獎勵海外貿易，日本商舶赴南宋者乃多。文化之交涉，在兩時代間，亦大不相同。北宋時代，爲復興唐末五代以來已衰之文化時期，而藤原時代，亦爲日本文化榮盛之期。日本一面攝取宋人文化；一面又輸出文化於宋以補其闕。兩方文化，略居於對等地位。及至南宋，宋人有宋人之特別文化，能應日本新起武家之好尚，因而日人又極力吸收宋人文化，與遣唐使時代移植唐之文化者

同時代之特色既甚濃厚，故本章先就北宋關係，述之於下：

北宋一百六十餘年間，中日間之交通，從來雖未曾重視，而宋舶之來日者，實異常之多。今爲記述簡明計，列北宋交通一覽表如左：

北宋交通一覽表

圓融天皇 元元 (九七八)	是歲宋人始來日(小右記)
水觀 元元 (九八三)	八月一日，僧窟然搭吳越商陳仁爽，徐仁滿等之舶入宋(成算法師記)
寬和山 二年 (九八六)	七月九日大宰府報告宋商鄭仁德來日，入宋僧窟然搭此舶歸國，翌年二月入京(日本紀略，扶桑略記，百練抄，宋史)
永延 元年 (九八七)	十月宋商朱仁聰來日(扶桑略記)
永延 二年 (九八八)	正月僧源信面悟宋商朱仁聰，以所著往生要集等，託其攜回，使流布於中國(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
永延 二年 (九八八)	二月八日窟然使其弟子嘉因，並宋僧祈乾，搭宋商鄭仁德之船返宋，獻物於宋帝(續左)

正一 曆條 九九〇年	是歲宋商周文德來日(勝尾寺緣起)(據朝野羣載周文德贈書源信,報告往生要集已送入天台山國清寺,當係此時之事,其書中日期爲二月十一日,乃正曆二年二月十一日也)
正一 曆條 九九〇年	是歲宋商揚仁紹來日(元亨釋書)(據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宋婺州雲黃山行迪覆源信書,言收到往生要集,其書似係揚仁紹齋來者,日本紀略,正曆二年九月條云,「大宋國雲黃山僧行迪送經教於天台源信,」蓋二年九月,其書始到京師也)
正一 曆條 九九二〇年	三月十七日,僧源信以其所著因明論疏四相遠略計釋,託宋商揚仁紹贈雲黃山僧行迪,又另抄一本,託行迪贈長安慈恩寺弘道大師門下各人,請決其是非而重教焉(因明論疏四相遠略註釋)
長一 德條 九九五元 九九五	九月宋商朱仁聰,林庭幹等七十餘人來若狹,長德二年使明法博士勸朱仁聰罪狀,因若廣守兼隆,被仁聰等侮辱也(台記,日本紀略,權記,小右記)
長一 德條 九九五元 九九五	是歲宋僧源清,以法華示珠指等七卷贈比叡山,並求智者大師所作仁王般若經疏等,蓋託朱仁聰等送來者(本朝文粹)
長一 德條 九九六元 九九六	閏七月十九日,宋人獻鷄羊,是時當有來日之宋舶(日本紀略)
長一 德條 九九六元 九九六	十二月使大江匡衡作致宋僧源清之回書,以天台座主覺慶之名,贈以智者大師所作仁王般若經疏等(本朝文粹)
長一 保條 九九六元 九九六	七月十四日定唐物價值,八月二十四日,宋商朱仁聰,因不賜雜物代價而愁訴,蓋仁聰是時又來日也(權記)
長一 保條 九九六元 九九六	是歲僧源信著因明義斷算註釋,託宋僧齊隱,贈宋慈恩寺弘道大師之門人(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

<p>長一 保條 〇〇四年</p>	<p>是歲宋建州海賈周世昌，遭暴風漂流至日本，凡七年始歸國（宋史）</p>
<p>長一 保條 〇〇三年</p>	<p>七月二十日諸卿陳奏宋商來日，是時當有來航之宋舶（百練抄）</p>
<p>長一 保條 〇〇三年</p>	<p>八月二十五日，僧寂昭發自肥前入宋（扶桑略記，歷代皇紀）</p>
<p>寬一 弘條 〇〇五年</p>	<p>八月十四日，大宰府陳奏宋商曾今文（一作曾令久）來日（日本紀略，百練抄，權記）</p>
<p>寬一 弘條 〇〇五年</p>	<p>十二月十五日，入宋僧寂昭致書左大臣藤原道長（法成寺攝政記）</p>
<p>寬一 弘條 〇〇七年</p>	<p>九月野人若愚（具平親王？）贈入宋僧寂昭書（皇朝類苑）</p>
<p>寬一 弘條 〇〇八年</p>	<p>七月左大臣藤原道長贈入宋僧寂昭書（皇朝類苑）</p>
<p>寬一 弘條 〇〇八年</p>	<p>九月治部卿源從英（俊房？）贈入宋僧寂昭書（皇朝類苑）</p>
<p>寬一 弘條 〇〇八年</p>	<p>是歲日本使者至宋云，國東有祥光現，舊傳中原天子聖明，方有此瑞，真宗大喜，勅建一寺，賜額名神光，此蓋大宰府官吏私遣者（皇朝類苑，佛祖統紀）</p>

三 長 和條 〇二 二 年	三 長 和條 〇四 五 年	三 長 和條 〇四 五 年	後 仁 一條 〇四 〇二 〇六 年	後 壽 一條 〇三 〇二 〇六 年	後 壽 一條 〇三 〇二 〇六 年	後 壽 一條 〇三 〇二 〇六 年	後 壽 一條 〇三 〇二 〇六 年	後 壽 一條 〇四 〇二 〇七 年
是歲宋人贈牒日廷，使式部大輔高階積善草回書，所謂宋人之牒，殆明州刺史所贈也 (日本運上錄)	五月七日入宋僧寂昭之從僧念救，曾歸國求入宋僧寂昭、元燈、念救、覺因、明蓮等五人度牒，則是時確有來日之舶矣。閏六月二十五日，宋商周文德曾獻孔雀，則此時來航之宋商，殆周文德也(日本紀略，百練抄，小右記)	七月二十日念救發自京都再赴宋，似係乘周文德之船。又六月二十三日左大臣藤原道長，贈書入宋僧寂昭，恐係念救攜往者(日本紀略，百練抄)	九月十四日，大宰府曾陳奏「宋商客解文」，則是時當有來日之宋舶(小右記)	七月，宋台州商客周文齋歸國(小右記)	是歲秋，宋福州之商客陳文祐歸國(小右記)	十二月，大宰府遣人贈土物於宋，明州刺史以無國書不納(宋史)	是歲宋商周良史來日(續國史實錄)	是歲秋，宋福州商客陳文祐再來日(小右記)

後一條 萬壽四年 (〇二七)	是歲入宋僧寂昭，贈書藤原道長，當係陳文祐攜來者(百練抄)
後一條 長元元年 (〇二八)	八月十五日宋商至對馬，十月十三日關白藤原賴通，觀唐物於清涼殿，當係宋商齋來者(小右記，左經記)
後一條 長元元年 (〇二八)	九月，宋福州商客周文齋又來日，十二月十五日，上書右大臣藤原實資，獻方物(小右記)
後一條 長元四年 (〇三一)	九月六日，獻唐物於上東門院，又以之賜中宮及皇太子，則是時當有來日之宋舶(小右記)
後一條 長元五年 (〇三二)	十二月二十三日，關白藤原賴通，代先公道長贈入宋僧寂昭回書(日本紀略，百練抄)
後朱雀 長曆元年 (〇三七)	五月宋商募晏誠等漂流來日(百練抄)
後朱雀 長久元年 (〇四〇)	先是長曆二年十月十四日，以宋商募晏誠之裝回貨物護照，下大宰府，是歲四月二十七 日大宰府又請賜募晏誠等攜回金錢之護照，募晏誠似是歲歸國者(百練抄，春記)
後朱雀 寬德元年 (〇四四)	七月宋商張守隆漂流至但馬(百練抄)
後冷泉 永承元年 (〇四六)	十月十三日曾議宋人來日事，則是時當有來日之宋舶(百練抄)

後冷泉 承 三年 〇四八	八月宋商來日，議決不納(百練抄)
後冷泉 承 四年 〇四九	是歲給僧慶盛護照入宋(入唐記)
後冷泉 承 六年 〇五一	九月十七日會議宋商漂流至日事，當有來日之宋舶(百練抄)
後冷泉 平 三年 〇六〇	八月七日議宋商林養(一作林表)俊政等漂流至越前事(百練抄，扶桑略記)
後冷泉 治 曆 二年 〇六六	五月一日宋商王滿來日，獻靈藥及鸚鵡(百練抄，扶桑略記)
後冷泉 治 曆 二年 〇六六	九月八日，前年漂流至日本之宋人又來日，請買貨物(百練抄)
後三條 延 久 元年 〇六九	四月四日，賜宋人盧範物，使之歸國(扶桑略記)
後三條 延 久 二年 〇七〇	是歲宋商潘懷清獻佛像於大宰府(續本朝通鑑)
後三條 延 久 四年 〇七二	三月十五日，大雲寺僧成尋，乘宋商孫忠之舶，發自肥前壁島入宋(參天台五台山記)

<p>後三條 延久 〇四 〇七 〇年</p>	<p>六月十六日，日皇有觀覽宋人買物事，是時當有宋舶來日（百練抄）</p>
<p>延白 久河 〇五 〇七 〇年</p>	<p>十月入宋僧成尋，託弟子僧賴緣等五人並宋僧悟本等，乘宋商孫忠之舶，送宋帝所贈金泥法華經錦二十匹，及在宋求得之新譯經等來日（參天台五台山記，百練抄）</p>
<p>承白 曆河 〇元 〇七 〇年</p>	<p>二月二十八日，有宋商獻羊事，是時當有宋舶來日（百練抄，扶桑略記）</p>
<p>承白 曆河 〇元 〇七 〇年</p>	<p>三月，太皇太后，宮大夫源隆信，贈入宋僧成尋書，是書蓋託翌年正月入宋之仲回攜往（朝野羣載）</p>
<p>承白 曆河 〇二 〇七 〇年</p>	<p>正月二十五日，僧仲回乘宋商孫忠之舶入宋，並攜答宋帝書及回禮（玉葉 宋史）</p>
<p>承白 曆河 〇二 〇七 〇年</p>	<p>據善鄰國寶記，是歲孫忠又齋來宋牒，據百練抄是歲十月二十五日諸卿對宋人買物有所陳奏，參考宋史，此牒狀買物，似係仲回乘孫忠之舶歸國時齋來者（善鄰國寶記，百練抄，宋史）</p>
<p>承白 曆河 〇四 〇八 〇年</p>	<p>閏八月宋商孫忠，又齋明州之牒入越前敦賀之港（扶桑略記）</p>
<p>永白 保河 〇二 〇八 〇年</p>	<p>八月八日，有宋商楊宥獻鸚鵡事，楊宥殆於是時來日（百練抄）</p>
<p>永白 保河 〇二 〇八 〇年</p>	<p>承曆四年，因孫忠齋來明州牒狀，一再會議，是歲十一月二十一日，使大江匡房草回書，交付孫忠，孫忠似於是時歸國（百練抄）</p>

寬堀 治河 元 八七	寬堀 治河 二 八	寬堀 治河 五 九一	承堀 德河 元 九七	承堀 德河 二 九八	康堀 和河 四 一〇二	長堀 治河 元 一〇四	長堀 治河 二 一〇五	天鳥 永羽 元 一〇九
十二月七日，曾議宋人來越前事，是時當有宋舶來日（百練抄）	十月十七日，曾卻宋人張仲所獻之豹，張仲當係是時來日（百練抄）	七月二十五日，宋人堯忠來敦賀（爲房卿記）	九月宋人送牒來，十二月二十四日使大宰府致回書於宋明州（師守記）	十一月七日，有議宋人來大宰府事，是時當有宋舶來日（中右記）	是歲宋泉州商客李充來日（朝野羣載）	是歲宋泉州商客李充歸國（朝野羣載）	八月宋泉州商客李充等到大宰府，進本國公憑，請貿易（朝野羣載）	四月宋商李侁來日，（朝野羣載）

鳥羽 永久四年(一一六)五月十六日，諸卿會議宋之牒狀，其牒狀係宋商孫俊明，鄭清等齎來者，日廷曾一再討論此事(百練抄，善鄰國寶記，師守記)

此表僅就予目見者中，擇其有確實之年代，或可以推測其年代者錄之，故脫漏者甚多。然北宋百六十餘年間中日交通之情勢，已可據此而知矣。考宋日間商舶往來，異常繁數，恐無歲無之。宋商之內，如朱仁聰、周文德、周文裔、陳文祜、孫忠、李充等，均屢次往還於宋日間者。又如三條天皇延久四年(一一〇七二)僧成尋入宋時，由宋人陳一郎、通事陳詠(後爲成尋之佛弟子，改名悟本)等照料一切，極其周到，此二人善操日語，來日至五次之多云。(註五)

宋商來日，仍依前代成例，安置於鴻臚館，供給衣糧。然來者太多，則費用浩繁，不勝應付，故一條天皇時，限定年歲，給以定期來日之護照。小右記記寬弘二年(一一〇〇五)曾令文(註六)來時之情形云：

「八月二十一日，左大臣、右大臣、左兵衛督申云，宋人定年紀可來由，給官符了，而不待彼期早來。若可被追卻者，早任彼官符，可被追卻歟。宋人若有申待便風可罷歸之由，隨又有有裁許者，

有追御名，自迴一兩年，不異安置，若然者，徧可被安置歟云云。二十四日庚子，左頭中將賴定來談云，宋人可被安置之由云云。」（原文）

觀此，則宋商貪貿易之利，多有不待年限而來日者，故小右記、百練抄等常有拒絕入口之事。
（註七）其後又有託辭被風漂來者，如長曆元年（一〇三七）五月來日之慕晏誠，寬德元年（一〇四四）五月來日之張守隆，永承六年（一〇五一）九月來日之宋商某，康平三年（一〇六〇）八月來日之林養俊政，皆是。（註八）

宋舶來日者雖多，而日本竟無一船赴宋者。蓋日本守閉關主義，偶有欲航行海外者，皆嚴禁之。試觀後冷泉天皇永承二年（一〇四七）十二月，筑前人清原守武因私自入宋，貨物沒官，流於佐渡，其黨五人皆處徒刑，亦可知矣。（註九）然其中仍有密犯國禁，遣商舶至海外，求貿易之利者。如自堀河天皇寬治三年（一〇八九）至嘉保元年（一〇九四）五年間，大宰權帥藤原伊房，遣僧明範至契丹交易貨物是也。百練抄嘉保元年（一〇九四）三月六日條云：

「諸卿定申，前帥伊房遣明範法師於契丹，交易貨物之罪科。」（原文）

按伊房遣明範至契丹，實嘉保以前之事。查遼史道宗紀大安七年（寬治五年，一〇九一）條云：

「九月己亥日本國遣鄭元鄭心及僧應範等二十八人來貢。」

僧應範，卽百練抄之明範之誤也。彼此參考，自可知之。又大安八年（一〇九二）條云：

「九月丁未日本國遣使來貢，」

殆亦伊房所遣者。未幾此事發覺，諸卿屢議其罪，百練抄中右記等所常見者也。伊房降位一級，（註一〇）嘉保元年（一〇九四）二月二十五日，貶爲從二位，且停其權中納言之職，殆爲此也。（註一一）

二 航海與貿易

是時宋人往來中日間之商船，普通爲載六七十人之小帆船。（註一二）皆發自兩浙，橫斷中國東海而至肥前值嘉島，自此又迴航至筑前之博多，與唐末五代時無異。惟其末期更由博多入日本海而至越前敦賀者亦不少，是亦大堪注目者。（註一三）蓋當交通不便，地方民政紊亂之時代，與其在西方博多交易，不如在近都之敦賀爲便也。是時敦賀有應接外客之松原客館。（註一四）

商船往來時期，原難一致；但來日者多在夏季，回國時多在秋末冬初，似皆利用中國東海之季節風者。其橫斷中國東海之日數極少，普通不過一週內外耳。如延久四年（一〇七二）成尋入宋時之船，三月十九日得順風，由肥前松浦郡壁島（今之加部島）出發，廿五日已達蘇州（註一五）宋之商客等，惟據天星以定方向，而繼續進行，及往來已熟，遂得中國東海上之種種智識，而能利用之以航海矣。成尋之參天台五台山記延久四年三月廿二日條所載，頗有興味；今錄之如左：

「林臯告云，（字林少郎）昨日未時入唐海了，以繩結鉛入海底時，日本海深五十尋，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尋底無石有沼，右昨日量了者。」（原文）

宋舶至博多之交易狀況，仍與前代無異。宋舶入博多灣時，警固所報告大宰府，大宰府即派府使、通事等，往詢前來之原由，並令交出本國公憑（提舉兩浙路市舶司所發）人員名簿、貨物名目等，轉報京師。（註一六）是時商客多贈送孔雀、鵝、羊、鸚鵡等珍奇動物及藥品等。（註一七）又時有上執政之書，或進方物。（註一八）於是日廷集諸卿會議處置宋商事，亦有因其過於繁數而拒絕者。（註一九）若許其交易，則安置宋商於博多之鴻臚館，特派交易唐物使，辦理一切事務。

當時宋商所齎貿易品，雖不能徹底明瞭，但其主要者當爲錦綾、香藥、茶碗、文房具等。考成尋入宋時，宋神宗詢以日本須用漢地何物；成尋對以香藥、茶碗、錦、蘇芳等物。(註二〇)又宋福州商客周文裔，於長元元年（一〇二八）九月來日，贈右大臣藤原實資之方物，爲「翠紋花錦壹匹，小紋絲殊錦壹匹，大紋白綾參匹，麝香貳臍，丁香伍拾兩，沈香五兩，薰陸香貳拾兩，何梨勒拾兩，石金青參拾兩，光明朱砂伍兩，色色牋紙貳百幅，絲鞋參足。」(原文)等，則宋商貿易品據此亦略可推測矣。(註二一)

日本輸出品，亦與前代同，其主要者爲沙金、水銀、錦、絹、布等。又藤原時代，日本文化逐漸發展，輸出之美術工藝品，頗被宋人珍重。又入宋僧齋然歸國後，於永延二年（九八八）二月曾遣其弟子嘉因。(註二二)與宋僧祈乾。(註二三)赴宋，有獻於太宗。其物品如下：(註二四)

佛經（納於青木函）

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樓子念珠各一連，（納於螺鈿花形平函。）

毛籠一，（納螺杯二口。）

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

金銀蒔繪宮一合，（納髮鬘二頭。）（譯者按蒔繪卽描花。）

金銀蒔繪宮，（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進奉物數單一卷，表狀一卷。）

金銀蒔繪硯宮一合，（納金硯一，鹿色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

金銀蒔繪扇宮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

螺鈿梳函一對，（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一納龍骨十楸。）

螺鈿書案一。

螺鈿書几一。

金銀蒔繪手宮一合，（納白細布五匹。）

鹿皮籠一，（納貂「宋史作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鞞，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黃七百斤。）

又隨從寂昭入宋之念救，因天台山重建大慈寺，於長和四年（一〇一五）爲知識使，歸國募施物，是時左大臣藤原道長所施物品如下：（註二五）

木樓子念珠陸連，（四連琥珀裝束，二連水精裝束。）

螺鈿蒔繪二蓋廚壹雙。

蒔繪宮貳合。

海圖蒔繪衣箱壹雙。

屏風形軟障陸條。

奧州貂裘參領。

七尺鬢壹流。

砂金百兩。

大真珠伍顆。

檀華布拾端。

大納言藤原實資，贈螺鈿鞍等。（註二六）據此可知日本所製之金銀蒔繪、螺鈿及琥珀、水晶、紅黑

木樓子念珠、扇、屏風等美術工藝品，宋人甚重之矣。又皇朝類苑卷六十風俗雜誌，記日本扇云，

「熙寧（宋神宗年號）日本白河天皇時代）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鴉青紙，如餅撲爲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爲寒蘆，長蓼，鷗鷺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未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

相國寺，在宋東京（汴京），其寺中庭甚廣，商旅交易，咸集於此；每月開市五次，有名之市場也。相國寺之市場，有賣日本扇者，已足惹日人之興感；而扇上之倭繪，使宋人嘆爲「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則日本文化之發展已可想見。由宋商輸出之日本刀劍，宋人亦異常珍重。歐陽修日本刀歌曰：（註二七）

昆夷道遠不復通 世傳切玉誰能窮 寶刀近出日本國 越買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 黃白間雜鑰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 佩服可以禳妖凶

三 國際之交涉

宋舶往來既多，國際交涉亦因之而起。皇朝類苑卷六十三云，祥符中（宋真宗年號，即日本一條天皇時代）日本貢使，奏謂祥光現於日本之東，據舊說，中原天子聖明方有此瑞，真宗大喜，勅建一寺，賜額曰神光云。佛祖統紀卷四十五，亦載此事。惟日史全無所見。由此事之內容推之，蓋非日廷之所遣者。或與藤原伊房私遣明範至契丹事同（註二八）大宰府官吏貪貿易之利，而祕密遣往者歟？又宋史日本傳載有仁宗天聖四年（日本後一條天皇萬壽三年，西元一〇二六）大宰府遣使至宋贈土物，明州刺史以無國書，拒而不納事，是亦大宰府所私爲者。又日本運上錄三條天皇長和二年（一〇一二）載宋送牒狀來，日廷使式部大輔高階積善草回牒事。此等牒狀與回牒今皆不傳，其內容不能知，恐亦明州刺史之牒也。宋與日本，明行國際交涉者，惟白河天皇時代，入宋僧成尋之弟子歸國，宋神宗託攜國書來，並贈金泥法華經，及錦二十四耳。

僧成尋於延久四年（一〇七二）三月，偕弟子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七人乘宋商孫忠之舶入宋，先登天台山，繼巡拜五台山聖蹟，後入洛陽，神宗召見於延和殿，賜紫服、絹帛等，館之於太平興國寺傳法院，頻加優遇。成尋留宋，復登天台山，在智者十二所道場修祕法，一兩年後，又

遊五台，在五頂峯中，每峯皆作法壇修行，各三七日。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五人先歸國。神宗聞之，乃託彼等贈日本以御筆文書並金泥法華經，及錦二十四匹。賴緣等五人，於延久五年（一〇七三）六月，乘宋商孫忠之舶發明州而向日本，與宋僧悟本偕來。（註二九）水左記承保三年六月二日條亦云，「大宋國方物使等悟本。」悟本原名陳詠，曾來日本五次，頗通日本語，爲成尋通事，隨同巡拜天台五台，延久五年四月五日，在東京就成尋剃度。（註三〇）賴緣等歸國入京，在是年十月，故百練抄延久五年十月條云，

「大宋皇帝被獻金泥法華經一切經（註三一）錦二十段。」（原文）

然百練抄承保二年（一〇七五）正月廿六日條又云，

「左大臣（師實）以下參入，大宋國皇帝付入唐闍梨成尋獻貨物有之。」（原文）

觀此文，似宋帝是時又贈方物者，其實不過就延久五年賴緣等齋來之物，議其是否收納耳。

所謂宋帝御筆文書，與其謂爲正式國書，寧謂爲贈品外所附之簡單送狀。惟因其爲宋帝之書，故不得不特筆記之耳。日廷對於宋帝贈物，應否收納，屢經會議，歷三年而未決。據百練抄、水左記、玉

葉等可知之。蓋宋帝文書有「迴賜日本國」文字，於我國之名分有關也。（註三二）承保三年（一〇七六）六月二日又會議答宋禮物事，宋僧悟本與宋商孫忠亦與議，議時欲用火取玉（水晶玉）水銀、美乃長絹、真珠；又欲用長絹、細布、金銀類，或加和琴。（註三三）至次年承曆元年（一〇七七）五月五日，使長季朝臣草回書，其答禮，定爲六丈織絹二百匹，水銀五千兩。（註三四）承曆二年（一〇七八）正月廿六日，使通事僧仲回乘孫忠之舶，攜之入宋。仲回到明州致使命，宋賜以慕化懷德大師之號而歸。（註三五）據善鄰國寶記，是歲孫忠又齋「賜日本國大宰府令藤原經平」之牒狀來日。百練抄載是歲十月廿五日，諸卿申奏宋人貢物。參考宋史日本傳，此牒狀與貢物似僧仲回乘孫忠之舶歸國時齋來者。日本對於此牒狀，貢物，頗爲懷疑。百練抄承曆二年（一〇七八）十月廿五日條云：「諸卿定申大宋國貢物事，錦、廣黃等也。此事已爲朝家大事，唐朝與日本和親久絕，不貢朝物，近日頗有此事，人以成狐疑。」（原文）

故對於此事一再會議，四年（一〇八〇）五月廿七日閏八月十四日之兩次會議，似卽議此事者。權中納言源經信首先主張受納；又訪問大宰大貳藤原經平後，始決定應否答書。惟每次回書

均有答禮，此次則無。（註三六）

日廷未曾議定之時，宋商孫忠先已歸國，承曆四年閏八月又齎明州之牒，入越前敦賀（註三七）日廷遣使徵其牒狀，關於此事，又屢次會議，散見於帥記、中右記、水左記等書（註三八）至永保二年（一〇八二）十一月廿一日，乃使右中辦大江匡房草回書交孫忠攜回（註三九）

此後十餘年間，交際斷絕，至堀河天皇承德元年（一〇九七）九月，宋人又送牒狀來。日本於是歲十二月廿四日，使大宰府送回書於明州（註四〇）其內容亦不詳。至鳥羽天皇永久四年（一一一六）宋人又送牒狀來，五月十六日諸卿奏陳之（註四一）參照善鄰國寶記知齎此牒者，爲宋商俊明、鄭清等。其書中有下列數句：

「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關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且，宜敢事大之誠。」（原文）

日廷對於此牒，曾使諸學者調查，是否與舊例相符，又對於應否回書應否答禮屢經評議（註四二）結果則置之不答（註四三）

日本與北宋之交涉，大體已盡於此。宋帝之書，祇一二次，此外史書，所謂「大宋國牒狀」者，概明州刺史之書也。日本回書亦多用大宰府之名。蓋非純粹之公開國際，亦全無政治的意味。明州刺史之牒狀，不過爲使宋商於貿易上得諸種便宜計，附以一紙公文耳。又宋帝贈物及國書事，中國歷代，此例甚多，在中國爲慰撫外蕃之一種手段，不過以此表示中國之偉大，滿足其自尊心耳。故對日本常用對待屬國之態度，牒狀中有「迴賜日本國」、「爾東夷之長」等語也。日本亦尊重國家體面，力求不失自主的對等態度，所以對於宋人牒狀，始則調查舊例而於應否受其禮物，應否回禮回書等事，一再評議，經數年而始決也。

四 史籍中之入宋僧

北宋百六十餘年間，日本入宋僧之最著名者，僅齋然、寂昭、成尋等三四人耳，此外多湮沒無聞。今據高楠博士之遊方傳叢書與西岡虎之助氏之研究，（註四四）始得闡明若輩之事蹟。

入宋僧人數，固不及入唐僧遠甚；然北宋時代之留名史上者，齋然、成算、祚壹、嘉因、寂昭、元燈、念

救、覺因、明蓮、紹良、慶盛、成尋、賴緣、快宗、聖宗、惟觀、心賢、善久、長明、仲回等亦有二十人之多。就中入宋最早，聲名最著者爲喬然。宋史日本傳記載頗詳。喬然於圓融天皇永觀元年（九八三）乘宋商陳仁爽、徐仁滿等之舶入宋（註四五）先詣天台山，繼入東京謁太宗，又詣五台山。復歸東京，巡歷洛陽、龍門等佛蹟（註四六）在宋凡三年。花山天皇寬和二年（九八六）七月，乘宋商鄭仁德之舶歸國（註四七）其入宋時，有弟子數人隨行，宋史日本傳云：

「日本國僧喬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此五六人中有成算（註四八）祚壹、嘉因（註四九）等。成算事蹟，據後一條天皇寬仁三年（一〇一九）三月十五日，補成算爲阿闍梨之太政官牒云：

「方今盛算大法師者，與喬然共渡海入唐。」（原文）

又言曾巡歷五台、天台、洛陽、龍門等佛蹟，在洛陽太平興國寺，就天竺震旦之僧學，悉曇梵書云。（註五〇）祚壹歸國時，曾齋來藥師如來儀軌（卽五代時入中國求法僧寬輔持來之本）其跋有云：

「祚一喬然弟子也，卽同時入唐人也。」（原文）（註五一）

喬然歸國後，似又於永延二年（九八八）使嘉因赴宋，其請狀云：

「今件嘉因，久住東大寺，苦學三論无相之宗教，同往西唐國，共受五部祕密之灌頂，非啻學顯密之法，兼以解漢地之語，然則足爲譯語者也。」（原文）（註五二）

此等人當喬然在宋時，似曾隨遊天台、五台、東京、洛陽、龍門等地者。喬然歸國後，惟祚壹仍暫留

宋，曾求得宋端拱二年（即日本永祚元年，喬然歸國後三年）正月廿八日書寫之藥師如來儀軌。

喬然歸國之翌年（永延二年西曆九八八）二月，遣弟子嘉因乘宋商鄭仁德之舶（註五三）赴

五台山施財供養，兼訪求新譯之經（註五四）並謝喬然在宋所蒙之恩，而獻土儀（註五五）。嘉因入宋致

使命事，宋史日本傳亦載之，其歸國則無考。按日本紀略正曆二年（九九一）六月三日條云：

「喬然法橋弟子僧，奉迎唐佛入洛」（錄原文）

嘉因歸國似在是時。然據西崗虎之助氏之考證，則謂與嘉因無關。

此後十餘年無入宋僧。至一條天皇之長保五年（一〇〇三）八月，源信之弟子寂昭（俗名

大江定基）發自肥前入宋，九月到明州（註五六）翌年（寬弘元年西曆一〇〇四）入東京（汴京）

謁真宗，賜號圓通大師，（註五七）繼遊天台山，訪四明傳教沙門知禮，詢問其師源信所記之天台疑問二十七條。（註五八）是時蘇州人三司使丁謂，見寂昭而大悅，告以蘇州山水之美，寂昭赴蘇，曾掛錫於丁謂所營之吳門寺。（註五九）其後事蹟不明；長元七年（一〇三四）寂於杭州清涼山麓。（註六〇）寂昭詣五台山事，不見正史；惟此爲其人宋之重要目的，（註六一）在宋既三十餘年，其必詣五台可知。今昔物語卷十九，載其徒念救歸國時之傳語，謂寂昭曾詣五台山，拜文殊化身云。

寂昭入宋亦率其徒七人偕行。宋史日本傳云：「其國僧寂昭等八人來朝。」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云：「寂昭領徒七人。」歷代皇紀一條天皇長保五年條云：

「八月二十五日參川入道寂昭（俗名定基）僧元燈念救等離日本進發西海，九月十二日着大宋國明州府。」（原文）

可知其弟子內有元燈與念救矣。念救當再建天台大慈寺時，曾爲其知識使而歸國，得左大臣藤原道長與大納言藤原實資等之知識物，是年七月再由京都赴宋，（註六二）是時並求得寂昭、元燈、覺因、明蓮並自己共五人之度牒。（註六三）可知隨從寂昭入宋之弟子中，又有覺因、明蓮二人矣。寂昭

弟子七人內，已知名者四人，此外仍有三人；考寂昭掛錫於蘇州吳門寺時，其徒有不願留住者數人，使歸本國，（註六四）此三人或先已歸國歟？元燈、念救、覺因、明蓮四人，後事無徵。惟成尋參天台五台山，記延久四年五月十八日條云：

「有一老僧將來日本國元燈上人影像，賜紫大師號并讚依，忽劇不書取，但見日本人影感淚頗下。」（錄原文）

可知宋朝曾賜元燈紫衣，授大師號也。

寂昭入宋之際，皇慶亦隨之下鎮西，時有鳩數千集於船上，逐之不去，試令皇慶下船，鳩忽飛去。人謂八幡大菩薩愛惜日本人材，不令之去云。（註六五）又延段亦有渡海之志，從寂昭下鎮西，長官愛其才，下牒留之。（註六六）故皇慶延段二僧，未曾入宋。

繼寂昭入宋者有紹良。釋門正統卷二云：

「智禮傳，日本國師源信，嘗遣學徒寂昭，持二十七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厥後廣智嗣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齋金字法華經，如贊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

還國大弘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

教行錄卷四亦載此事。佛祖統紀卷十三於廣智法嗣下亦列「日本紹良法師」之名。據此二書則紹良寂昭同爲源信弟子，奉師命攜金字法華經入宋，就學於四明廣智，三年而歸。其入宋年代不明；本朝高僧傳卷十紹良傳，謂後一條天皇之長元初年入宋云。

此後四十年間，殆無入宋僧。惟心覺入唐記，謂有慶盛者，於永承四年（一〇四九）請護照入宋云。後三條天皇延久四年（一〇七二）三月，大雲寺僧成尋，偕弟子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等七人入宋巡拜天台、五台聖跡，在洛陽受神宗優遇。延久五年十月，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等五人，攜宋帝致日本國書並金泥法華經與錦等歸國。通事僧仲回，又攜日本覆宋帝書並答禮入宋，已如前述。成尋在宋九年，永保元年（一〇八一），寂於宋之開寶寺（註六七）其弟子聖秀、長明二人後況如何無考。

五 入宋僧之目的與在宋時之狀況

有名無名之入宋僧，達二十餘名，其中主要者爲齋然、寂昭、成尋三人，其他概隨此三人入宋者。其宗旨與入唐僧不同，入唐僧之最大目的，均爲求法，故到彼地先歷訪碩德而學新教，務齋新法門以流通於日本。蓋其時日本佛教界深恐落中國之後，故特遣彼等留學，彼等自不得不盡國家留學生之職務也。入宋僧則非爲利國家利衆生而求法者，但爲消滅自己罪障，爲後生菩提而巡拜佛蹟者也。齋然自述渡海之志願云：（註六八）

「齋然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方貢之使而不遣，入唐間間待商賈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齋然願參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卽身，願次詣中天竺，欲禮釋迦之遺跡。」（原文）又云，

「得到唐朝，有人問我，曰是汝何人，捨本土朝巨唐，有何心有何願乎？答曰，我是日本國，無才無行一羊僧也，爲求法不來，爲修行卽來也。」（錄原文）

寂昭亦爲巡禮五台山之靈蹟而往者。日本紀略並百練抄之長保四年三月十五日條云：「入道前三河守大江定基（法名寂昭）上狀，向大宋國巡禮五台山。」（原文）

成尋亦然，其入宋請狀云，

「五台山者，文殊化現之地也。故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爲說法。又文殊經云，若人聞此五台山名，入五台山，取五台山石，踏五台山地，此人超四（似因字之訛）果聖人，爲近無上菩提者。天台山者，智者大師開悟之地也。五百羅漢，常住此山矣。誠是炳然經典文。但以甲於天下之山，故天竺道猷登華頂峯，而禮五百羅漢。日域靈仙，入清涼山，而見一萬菩薩。某性雖愚魯，見賢思齊，巡禮之情，歲月已久矣。加之天慶寬延，天曆日延，天元齋然，長保寂昭，皆蒙天朝之恩計，得禮唐家之聖跡。爰齡迫六旬，餘喘不幾，若無遂舊懷，後有何益。宿緣所催，是念彌切也。」（錄原文）（註六九）

蓋唐代以後認五台山爲文殊菩薩示現之靈場，由平安朝初入唐之靈仙始，以及圓仁、惠運、宗叡、惠萼等，多往巡拜聖蹟；日本佛教徒間所朝夕欽慕者也。彼等巡禮佛蹟，專爲消滅自己罪障，爲後生菩提，全係個人之事，故遂其本願，實非易事。當時又禁止出洋（註七〇）往返旅費必需自籌，甚爲困難；是以彼等入宋，非先得勅許不可。

彼等之入宋也，例皆先獻土物於朝。奮然獻太宗銅器十餘種，日本職員令年代紀各一卷，孝經鄭氏註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寂昭獻真宗有無量壽佛像、紺紙金字法華經、水晶念珠等。成尋獻宋神宗銀香爐、念珠五串、顯密法門六百餘卷（註七一）此皆爲其個人所獻。然宋則以爲日本國所獻方物，以入宋僧爲方物使；元史外夷傳日本條云：

「至熙寧（宋神宗年號）以後連齋方物，其來者皆僧也。」

宋朝待入宋僧頗厚，彼等來謁時，宋帝親自慰問，賜紫衣，授大師號。如奮然謁太宗，則問日本風土文物，使以筆對之，賜紫衣，授法濟大師之號，又給印本大藏經（註七二）寂昭謁真宗，亦加慰問，賜紫方袍，授圓通大師之號，後任爲蘇州僧錄司（註七三）成尋於延和殿謁神宗，賜紫袈裟衫衣裙，授善慧大師之號（註七四）又彼等巡禮佛蹟時，宋朝極力與以便宜，奮然詣五台山，寂昭赴天台山，特詔所過縣道，供給糧食。成尋由洛陽向五台山時，神宗特遣使隨之，每站供給驛馬，每州出兵二十人保護，所宿之驛，必設齋，饗以珍味佳肴，禮遇極優（註七五）較之圓仁由登州向五台山時，弟子惟政、惟曉、行者丁雄萬、沿途乞食求宿者，相去甚遠矣（註七六）

入宋僧之主要目的，既爲巡禮佛蹟而非求法，故彼等在宋，殆無有特訪碩德而學法者。（註七七）若耆然之弟子盛算，就印度那爛陀寺三藏法天學悉曇梵書，從梵學翻經三藏大德賜紫令遵阿闍梨受兩界瑜伽大法，及稟受諸尊別法，實難能而可貴者也。（註七八）又寂昭曾受其師源信之託，攜天台疑問二十七條，訪問四明知禮（法智尊者）。（註七九）按唐時圓載曾攜天台之衆疑五十科入唐，訪天台山禪林寺廣脩、維鷓等求答釋。（註八〇）圓仁曾攜延曆寺未決二十條入唐，訪五台山志遠請決釋。（註八一）日本謂之「唐決」。宋時則惟有源信疑問二十七條耳。且源信果因有疑而問乎抑欲試異域學匠之學術淺深而故爲此問歟？仍不無可疑。是時叡山有安海學匠者，見源信二十七疑問條目，曾云，是等膚義，豈須遠問，乃自作上、中、下三答案，曰宋之答釋必不出此三種。安海死後，知禮之決釋始至，不過安海之中下答案耳。（註八二）本朝高僧傳之著者師蠻評此事云：

「殊不知信師之意欲試異域之學匠也。暨答釋來，多不契其意，況又不出安海中下之釋邪。」（錄原文）（註八三）

蓋宋承唐末五代之擾亂，文化衰微；而日本當藤原時代，文化已大發展，佛學之研究，已凌駕中

國而上之矣。一條天皇長德元年（九九五）宋杭州奉先寺沙門源清，以自作之法華示珠指二卷，龍女成佛義一卷，十六觀經記二卷，及同門僧鴻羽作佛國莊嚴論一卷，學生僧慶照注心印銘一卷，合五部七卷，送往日本比叡山延曆寺，而求智者大師所作仁王般若經疏（註八四）當時日本佛教學者，對於此等新書，頗多議論。日廷使慈覺智證兩徒加以駁斥。斯時三井寺之實因、勸修，各批駁法華示珠指一卷；慶祚批駁龍女成佛義；叡山之源信、覺連，各批駁十六觀經記一卷；靜照批駁佛國莊嚴論；安慶聖救批駁心印銘（註八五）因有此等事實，故成尋參天台五台山記雖記載在洛陽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與中天竺宣梵大師賜紫日稱，廣梵大師賜紫天吉祥，宋宣祕大師賜紫惠賢，梵才大師賜紫惠詢，文惠大師賜紫智普，梵惠大師賜紫師遠，廣智大師賜紫惠琢，崇梵大師賜紫明遠等諸龍象往來談論，然受教於此等諸人之記事，全無所見。成尋且以「法華法」傳授大相國寺東經藏戒律院圓則座主（註八六）成尋奉神宗勅，祈雨三日，頗有靈驗，宋之朝野上下無不感嘆。或問日本仍有如閩梨能祈雨得感應者乎？成尋對曰，日本密乘甚盛，勝於我者，不知若干人，我不過日本國無智無行之啞羊僧耳云云，大足爲日本生色也。（註八七）

六 入宋僧往來所攜之物品

前節曾言長德元年（九九六）宋杭州奉先寺僧源清，以自作之法華示珠指等五部七卷贈比叡山，而求宋人所缺之智者大師仁王般若經疏、彌勒成佛經疏、小彌陀經疏并決疑、金光明經玄義、荆溪之華嚴骨目等，天台座主覺慶乃寫此等經疏贈之。（註八八）蓋中國自唐末五代變亂以來，典籍之缺逸頗多，故日本入宋僧每攜經疏至宋以補其闕。如喬然入宋謁太宗，獻孝經鄭氏註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均金縷紅羅襪水晶軸之卷物）（註八九）寂昭入宋，亦攜若干典籍，其中有南嶽禪師之大乘止觀與方等三昧行法，宋已缺逸；天竺寺沙門慈雲大師遵式乃請於寂昭而付梓，並記其始末於序及後序中。（註九〇）成尋攜天台真言等經典六百餘卷入宋，其時本欲就長安青龍寺之經藏，考正真言經儀軌之訛謬者，及謁神宗時，乃獻此等經典六百餘卷。（註九一）是亦非前代之所有者。可知是時之日本文化，已與宋人居對等之地位矣。

入宋僧雖因襲前代之遺風，崇拜中國而欽慕其文化；一方面又誇耀我國體，表示我文化之優

美。如奩然謁太宗上日本年代記一卷，乃誇示我國皇室萬世一系，臣下亦世官世職者。（註九二）成尋在洛陽時，示人以源信之往生要集與行狀，而介紹其事業於彼地；又示人以慶耀所書之梵字不動、梵字文珠真言一卷、尊勝真言一卷，以誇示書法之端麗。（註九三）蓋當時日本文化發展，書法亦隨之進步，足以誇耀彼地，此亦大堪注目者也。奩然善隸書，寂昭書法亦秀，宋史日本傳曾嘆賞之。皇朝類苑第四十三，謂日本多習王右軍書，寂昭尤能傳其法云。又載日本國王之弟野人若愚（具平親王？）（註九四）左大臣藤原道長，治部卿源從英（俊房？）（註九五）寄書於寂昭事，並評曰：「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云。

入宋僧固多齋日本經典以補宋之亡佚，亦曾由宋攜來日本所無之書籍。奩然之攜來品內，有太宗所賜之印本大藏經。（註九六）考中國大藏經之全部彫板者，實始於開寶勅版；此版係宋太祖勅命開彫，自開寶四年（九七一）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凡歷十二年而成。（註九七）奩然入宋謁太宗，適當開寶勅版告成之年，故太宗所賜之印本大藏經，實開寶勅版之初印本也。此大藏經藏於京都法成寺，見成尋之參天台五台山記第七，其後法成寺荒廢，大藏經亦散佚不傳。然現今

石山寺法隆寺所存平安朝末期之寫經，概根據開寶勅版者，故此等寫經之後，亦依樣寫作開寶某年彫某年印云云。（註九八）總之印本大藏經之來日，實影響於日本之開版事業不少。是時宋太宗又賜齋然新譯經二百八十六卷，亦納入法成寺經藏。（註九九）

齋然之攜來品內最知名者，爲現存於嵯峨清涼寺之梅檀釋迦像。攜來之人，古來傳說不一；最可據者爲隨從齋然入宋之盛算，館於東京（汴京）聖觀音禪院時所作之優填王所造梅檀釋迦瑞像。歷記（江都開元寺講經論內殿倍從賜紫沙門十明輯）及其卷尾之盛算法師記。據此書謂天竺優填王，當釋迦在世時，使毗首羯摩造其像，後傳於西域龜茲國，前秦苻堅使將軍呂光伐龜茲，攜至中國，歷代王室珍藏之；宋太祖安置於東京開寶寺永安院，太宗時，迎入大內之滋福殿，後移入啓聖禪院。齋然入宋拜其像，命佛工張榮模刻而攜來云。然後世之書，謂清涼寺現存之釋迦像，非模佛而爲本佛，殊屬難信。但其台座上刻有陰文「唐國台州開元寺僧保寧」數字，後人遂有疑成算法師記爲不確者。要之此陰文實後世所刻者也。（註一〇〇）與梅檀釋迦像同來者，有十六羅漢像。見百練抄及扶桑略記。現藏清涼寺。（註一〇一）

寂昭歿於宋，雖未攜來何物，然治部卿源從英贈寂昭書云：

「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錄原文）（註一〇二）

又其弟子念救於長和四年（一〇一五）歸國，後復入宋，藤原道長曾託攜金百兩交寂昭代購一切經論諸宗章疏等。（註一〇三）寂昭掛錫於蘇州吳門寺時，弟子中曾有數人歸國，其後又遣念救還日本，又曾託商舶屢與本國通信，諒必能應道長從英之希望而送歸也。

成尋雖未歸國，延久五年（一〇七三）使其隨從弟子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五人歸國時，曾託送若干新譯經典。宋熙寧六年（一〇七三）三月，成尋在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曾請賜齋然前次求經後之新譯經典，得顯聖寺印經院印本新譯經共二百七十八卷，蓮華心輪迴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卷，祕藏詮一部三十卷，逍遙詠一部一十一卷，緣識一部五卷，景德傳燈錄一部三十三卷，胎藏教三冊，天竺字源七冊，天聖廣德錄三十卷，共四百十三卷冊（註一〇四）以上皆顯聖寺印本。成尋在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屢與譯經三藏等往來，得有未彫板之新譯經與佛畫。此外或借抄，或購買，

參天台五台山記卷六、七屢見之，難以枚舉。此中大部分，似係賴緣等歸國時攜回者。成尋所送之新譯經典，藏於何處，已不能明；惟必在宇治經藏，大雲寺經藏，石藏經藏，左大臣藤原師實，民部卿藤原俊家，治部卿源隆俊等處，可據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條而知之。妻木直良氏嘗於京都南禪寺經藏中得宋版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其後注云，

大宋開寶七年甲戌歲奉勅彫造

孫清

熙寧辛亥仲秋初十日 中書劄子奉

聖旨賜大藏經板於顯雲寺聖壽禪院印造

提轄管勾印經院事智悟大師賜紫 懷謹

此經乃熙寧四年（辛亥）八月十日顯聖寺印造者。「提轄管勾印經院事智悟大師賜紫懷謹」必爲成尋於熙寧六年受顯聖寺印本時有關係之僧也，見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條。（註一〇五）

七 源信與日宋文化之交涉

延曆寺源信（惠心僧都）託弟子寂昭入宋，以天台二十七條疑問，問四明知禮，已如前述。此外源信，關於日宋間文化交涉上之可記者尚多，先進學者對此發表之考證亦不少。（註一〇六）今摘錄其大要於下。

源信於日本淨土教發達史上佔重要地位，彼因刻念往生極樂界，於寬和元年（九八五）四月，撰述往生要集。（註一〇七）因宗教不分國境，久欲致之於宋，以結往生極樂之緣。永延初年，下西海，遇宋商朱仁聰並同船之宋僧齊隱歸國，乃以往生要集託之，並以先師慈惠大僧正良源之觀音讚，慶滋保胤作十六相讚，及日本往生傳，源爲憲作法華經賦交之。（註一〇八）時永延三年（九八八）正月十五日也。（註一〇九）往生要集到宋，頗有影響。正曆元年（九九〇）來日之宋商周文德，於次年二月送源信（註一一〇）書狀云：

「文德謹啓，以仲春比，付豐州吏，獻上書狀既畢，鬱望之至，曉夕不休，重啓達子細。抑大師擇往

生要集三卷，頂戴參天台山國清寺，卽彼領狀先以上畢。爰緇素隨喜，貴賤歸依，結緣男女五百餘人同時出家。卽投淨財，施入國清寺，忽嚴飾五十餘間廊屋，彩畫柱壁，內外莊麗，供養繁昌也。佛日重光盛朗，興隆佛法洪基，往生極樂，因緣只在茲也。其禮拜詞曰：南謨日本教主源信大師，其次彼此相語云：若不得能化教主之影像，爭預所化之利益哉。文德重得衆催，并蒙宣旨，任風襍耳。然遇衰弊時，既取衣食艱難，次帝皇恩下，未被降誰（應作詔）勅，伏乞大師垂照鑒，尤所望也。不勝墳（應作憤）念之至，敬表禮代之狀，恐懼恐懼。」（註一一）（原文）

往生要集，納入天台山國清寺後，緇素隨喜，貴賤歸依之盛，據此可知。據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是時應周文德之求，曾使木工權少允巨勢廣貴，描源信影像。續本朝往生傳云：其後宋人又求源信之像，使弟子承圓描之，宋人稱爲「楞嚴院源信大師」而禮拜之云。然其後成尋入宋，在洛陽訪譯經三藏文惠大師，曾示以往生要集三卷，源信僧都行狀一卷，宋婺州七佛道場行迪和尚收納往生要集回書一通，日本諸儒參源信僧都房作詩一卷等，所著參天台五台山記云：

「始自國清寺諸州諸寺，往生要集不流布由聞之，大略婺州請納不流布歟。於日本所聞全以

相達。」（錄原文）（註一一二）

據此，則源信所送之往生要集，似僅存於婺州七佛道場行迪之手，天台山國清寺以及諸州諸寺均未流布。宋商周文德殆因欲源信供給衣糧，故虛構其辭歟？然成尋入宋在送往生要集後八十餘年，或因年湮代遠，其時宋僧已不知此事乎？總之周文德之言，亦不能盡謂爲虛構，雖不能盡如日本所傳，諒必有相當之影響。

源信於圓融天皇貞元三年（九七八）三月，因被選爲比叡山法華會廣學豎義之豎者，特研究因明，著有因明論疏四種相達略註釋三卷。（註一一三）一條天皇正曆三年（九九二）三月，以其

書託宋商揚仁紹送交宋婺州雲黃山七佛道場行迪；又抄一本，託行迪轉贈慈恩寺弘道大師門下各人。（註一一四）按行迪與源信，前此已有交涉，前源信送往生要集時，行迪曾有收納之回書。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條云，「唐婺州七佛道場行迪和尚請納往生要集返事（回書）一通。」其書乃正曆元年（九九〇）揚仁紹來日（註一一五）時攜來者，日本紀略正曆二年九月條云，「大宋國雲黃山僧行迪送經教於天台源信。」蓋行迪回書達京師時所記載者，因有此等關係，

故正曆三年三月揚仁紹歸國卽託送因明論疏四相違略註釋至行迪處源信於送書於宋時書其卷尾云：

「正曆三年壬辰春三月更寫一本付大宋國商揚仁紹傳婺州雲黃山行迪和尚贈慈恩寺弘道大師門人蓋是欲令詳定是非以披愚蒙而已。」（錄原文）

長安慈恩寺爲研究因明之根本道場故請其批評也但其後竟無回音其是否送到不明故長保三年（一〇〇一）源信又錄因明之大意著因明義斷纂要注釋一卷託宋杭州錢塘西湖水心寺沙門齊隱復送弘道大師門人請其決疑。（註一一六）

從來日本只收受中國經典（光仁天皇寶龜三年遣唐學問僧戒明得清等亦曾持聖德太子所撰勝鬘經本疏法華義疏等呈唐揚州隆興寺靈祐）（註一一七）而源信乃能再三送其著述於宋則日本文化之發展已值一注目矣。慈慧別傳卷十四亦云：

「往生要集三卷末代之指南也。遠經滄海，遂渡震旦，傳聞九州之中，廣崇斯文，如教修行，有得往生者，法水東流，自古而存，未有日域製作，還利西朝矣。」（錄原文）（註一一八）

源信所以送往生要集者，以宗教無國境而欲結往生極樂之緣故也。所以送因明論疏四種相違略註釋，與因明義斷纂要注釋者，欲請彼地學匠，嚴正批判，以誇耀己之才力於宋國也。此時日本佛教已與宋立於對等地位，又可認爲日本獨立佛教興盛之萌芽。

(註一)權記長保二年八月十七日條。百練抄、小右記、扶桑略記等作朱仁聰。權記長德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條，及日本紀略，皆作朱仁聰。

(註二)百練抄長保四年閏六月二十五日條，有周文商，係周文德之誤。

(註三)扶桑略記永曆四年閏八月三十日條有孫吉忠，百練抄永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條有孫思達，皆孫忠之誤。

(註四)宋商客至日本，多用日本式之名，如曾繁名曾三郎，吳鑄名吳十郎，鄭慶名鄭三郎是也。陳一郎亦然，其本名不明。

(註五)參天台五台山記延久四年四月十九日，熙寧六年四月五日條。

(註六)日本紀略及百練抄有曾令文，權記作曾令久，未知孰是。

(註七)小右記寬仁四年九月十四日，及萬壽四年九月十四日條。百練抄永承元年十月三日，永承三年八月條。

(註八)百練抄長曆元年五月，寬德元年七月廿七日，永承六年九月十七日，康平三年八月七日各條。百練抄有林養俊

政，扶桑略記有林表，俊改。

(註九)百練抄永承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條。

(註一〇)百練抄寬治六年六月廿六日，七年二月十九日，嘉保元年三月六日條。

中右記寬治六年九月十三日條。

(註一一)公卿補任。

(註一二)日本紀略謂長德元年九月來日之朱仁聰船，共載七十餘人；朝野羣載謂康和四年來日之李充船亦載七十餘人。

(註一三)入越前敦賀港者，康平三年八月，有林養俊政等；承曆四年五月，有孫忠等；寬治五年七月，有幾忠等；其例甚多。

(註一四)延喜式五十雜式。

(註一五)參天台五台山記第一。

(註一六)朝野羣載卷二十。

(註一七)日本紀略長德二年閏七月十九日，長和四年閏六月廿五日。百練抄治曆二年五月一日，承曆元年二月廿八日等條，其例甚多。

(註一八)小右記長元二年三月二日條。

(註一九)參照註七。

(註二〇)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五年十月十五日條。

(註二一)小右記長元二年三月二日條。

(註二二)日本紀略、扶桑略記、佛祖統紀皆作喜因，宋史日本傳作喜因。

(註二三)扶桑略記、佛祖統紀皆作祈乾；日本紀略作禮乾；宋史日本傳作祚乾。

(註二四)宋史日本傳。

(註二五)御堂關白記長和四年七月十五日條。

(註二六)小右記長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條。

(註二七)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

(註二八)參照本章第一節。

(註二九)參天台五台山記第六、七、八。

(註三〇)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六年四月五日條。

(註三一)據百練抄，宋帝於金泥法華經，錦二十四匹之外，仍贈有一切經，似誤；此可據參天台五台山記而知之。蓋成尋在宋求得新譯經，是時送歸日本，誤傳爲宋帝所贈耳。

(註三二)百練抄承保二年十月廿六日，同十一月五日條。

水左記承保二年十月廿六日條。

玉葉承安二年九月廿二

日條。

(註三三)水左記、百練抄、扶桑略記、承保三年六月二日條。

(註三四)百練抄、承曆元年五月五日條。

(註三五)宋史日本傳。

(註三六)百練抄、承曆四年五月廿七日、同、閏八月十三日條。經信卿記、承曆四年閏八月十四日條。

(註三七)扶桑略記、承曆四年閏八月三十日條。

(註三八)帥記、中左記、承曆四年八月廿六日條。帥記、承曆四年九月十九日、同、九月廿日、同、永保元年十月十七日條。

帥記、水左記、永保元年十月廿五日條。

(註三九)百練抄、永保二年十一月廿一日條。

(註四〇)帥守記、承德元年九月、同、十二月廿四日條。

(註四一)百練抄、永久四年五月十六日條。

(註四二)善鄰國寶記。

(註四三)帥守記、元永元年三月十五日條。百練抄、元永元年六月八日、同、二年三月廿六日條。

(註四四)入宋僧寂昭ニ就イテノ研究(史學雜誌第三十四編第九十號)齋然ノ入宋ニ就イテ(歷史地理第四

十五卷第二、三、五號)源信ノ中心トセル日宋ノ文化交渉(史學雜誌第三十五篇第十二號、第三十六編第二、三

號。

(註四五)成算法師記。

(註四六)俞然在宋時之狀況，西岡虎之助俞然ノ入宋ニ就イテ中考核頗詳。

(註四七)宋史日本傳，扶桑略記寬和二年七月九日條。

(註四八)古寫掌中樞要記(醫學士島田乾三郎氏藏)識語中之清算，與盛算同爲一人，詳見清算力盛算(佛敎史學

第一編第十一號)。

(註四九)參照本章第二節註。

(註五〇)傳法灌頂雜要鈔第三裏書。

(註五一)西岡虎之助俞然ノ入宋ニ就イテ所引。

(註五二)續左亟抄第一。

(註五三)續左亟抄第一，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永延二年二月八日條。

(註五四)續左亟抄第一。

(註五五)宋史日本傳。

(註五六)扶桑略記長保五年八月廿五日條，歷代皇紀一條天皇長保五年條。

(註五七) 宋史日本傳。

(註五八) 敦行錄卷四。

(註五九) 皇朝類苑第四十三。

(註六〇) 續本朝往生傳大江定基。

(註六一) 日本紀略百練抄長保四年三月十五日條。

(註六二) 御堂關白記長和四年七月十五日條，小右記長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條。

(註六三) 日本紀略百練抄長和四年五月七日條。

(註六四)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註六五)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二池上阿闍梨傳，天台霞標五編卷之二慈應皇慶阿闍梨。

(註六六) 明匠略傳日本下。

(註六七)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七成尋傳。

(註六八) 本朝文粹卷十三爲齋然上人入唐時爲母修善願文。

(註六九) 朝野羣載卷二十聖人申渡唐。

(註七〇) 參照本章第一節。

(註七一)宋史日本傳 參天台五台山記第四。

(註七二)宋史日本傳。

(註七三)宋史日本傳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七寂昭傳。

(註七四)參天台五台山記第四、第七。

(註七五)宋史日本傳 皇朝類苑第四十三。

(註七六)參天台五台山記第五。

(註七七)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註七八)傳法灌頂雜要抄第三裏書。

(註七九)教行錄卷四 釋門正統第一。

(註八〇)天台霞標初編卷之三圓載和尙。

(註八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開成五年五月十七日條。

(註八二)元亨釋書卷五安海傳。

(註八三)本朝高僧傳卷十源信傳。

(註八四)本朝文粹第十二牒大宋國杭州奉先寺傳天台智者教講經論和尙。

(註八五)元亨釋書卷四勸修傳慶祥傳。妙玄私記卷七(天台震標初編卷之四所收) 大唐國法華宗章疏目錄。

(註八六)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六日條。

(註八七)參天台五台山記第七。

(註八八)本朝文粹第十二牒大宋國杭州奉先寺傳天台智者教講經論和尙。

(註八九)宋史日本傳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四。

(註九〇)天台震標初編卷之四圓通寂照上人。

(註九一)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五年六月二日同七月十一日條。

(註九二)宋史日本傳。

(註九三)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五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五日條。

(註九四)異稱日本傳天台震標二書皆疑野人若愚即具平親王。

(註九五)治部卿源從英異稱日本傳謂從與俊字形相似英與房日本音相同恐係俊房。

(註九六)宋史日本傳。

(註九七)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註九八)妻木直良氏開寶勅版ノ宋版大藏經ニ就イテ(史林第四卷第二號)

(註九九)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條。

(註一〇〇)清涼寺栴檀釋迦像，西岡虎之助之窟然ノ入宋ニ就イテ内，掲載古來各異說，有詳細之考證。

(註一〇一)京都府寺志稿清涼寺。

(註一〇二)皇朝類苑第四十三。

(註一〇三)御堂關白記長和四年七月十五日條。

(註一〇四)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同四月十三日條。

(註一〇五)妻木直良氏開寶勅版ノ宋版大藏經ニ就イテ。

(註一〇六)今津洪嶽氏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證註(山家學報惠心僧都紀念號) 眞泉光穎氏惠心僧都ト宋國ト

ノ交渉(同上) 西岡虎之助氏源信ヲ中心トセル日宋文化ノ交渉(史學雜誌第三十五編第十二號，第三十六

編第二三號)

(註一〇七)往生要集奧書。

(註一〇八)今津洪嶽氏藏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此書爲自源信入滅之寬仁元年至康平四年間所作，源信傳之最可

據者。山家學報惠心僧都紀念號中，有今津氏之詳細證註)

(註一〇九)天台霞標二篇卷三所載源信送往生要集於宋時之書狀，題爲「與宋周文德書」，其日期爲寬和二年正月

十五日，故多解爲寬和二年正月十五日託宋商周文德遠往者。然往生要集所載之同書狀，無此標題，日期亦僅有「正月十五日」「五字，無「寬和二年」字樣。朝野羣載所收者，亦僅有「惠心僧都贈往生要集於大宋國」等字，無寄周文德字樣，日期只有「年月日」字樣。天台遺標所載書狀，謂「與宋周文德書」並「寬和二年」等字，似後人推定而加書者，不足深信。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謂「永延之初」下西海，遇宋商朱仁聰，則往生要集所載書狀中之「正月十五日」，恐是永延二年正月十五日也。

(註一一〇) 勝尾寺緣起謂正曆元年宋商周文德來日，朝野羣載所收之宋商周文德書狀，似於此時遠源信者，其日期之二月十一日，似在正曆二年。

(註一一一) 據正元古寫源信僧都傳。(朝野羣載卷二十，現行往生要集及壘囊抄第十五所載，文辭與此頗異。)

(註一一二) 參天台五台山記，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條。

(註一一三) 因明論疏四遠略註釋序。

(註一一四) 因明論疏四遠略註釋與書。

(註一一五) 元亨釋書卷二十八寺像志勝尾寺。

(註一一六) 正元古寫源信僧傳。

(註一一七) 勝鬘經義疏解題(世界聖典全集所收)。

中日交通史

(註一一八)天台觀標初編卷之四慧心源心和尙條所引。

第十二章 日本與南宋之貿易

一 商舶之來往

日本與南宋，雖無國交，然商舶之私相往來者極繁。惟初期三十年間，其數甚少，只久安六年（一一五〇）時，有宋商劉文仲來日。（註一）至平清盛出，日宋之交通乃繁。清盛因保元之亂有功，繼藤原忠能之後，爲大宰大貳，領鎮西之機務。（註二）見日宋貿易之有利，乃大獎勵之。曾於攝津福原，構別莊，修兵庫之港，通音戶之海峽，當時賢明如藤原兼實，亦批評之曰：「天魔之所爲歟。」然清盛不爲之動，招宋人於福原之別莊，特請後白河法皇臨視。（註三）此無非欲提倡日宋貿易耳。承安二年（一一七二）九月，宋明州刺史贈方物並牒書，其內容不明；蓋宋人亦早注意於海外貿易之利，極力招致外國及番舶，故時時齎勅書、金帛，以招誘之也。（註四）牒書有「賜日本國王物色」之

句，日人見「賜」字，滿朝大譁，大外記清原賴業，主張速即退還。（註五）然清盛熱心貿易，不顧盈廷反對，於翌年（一一七三）三月，使藤原永範草回書，君臣各有答禮。法皇贈蒔繪（描金）櫛子一隻，內納色革三十枚；蒔繪手箱一隻，內納砂金百兩。清盛贈手箱一隻，內納寶劍及物具。宋史日本傳云：「乾道九年（日本承安三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蓋記此事者。保守派之公卿不悅，固不待言矣。藤原兼實之日記玉葉，謂回書之內，稱已辭尊號而入佛道之法皇爲太上天皇爲非；且答禮中有革亦犯忌；武器亦不應出境外云。（註六）

由此觀之，可知日宋交通，已次第加繁。建久二年（一一九一）六月十二日，大宰府上書，請准宋國之請，處罰宋人楊榮、陳七太，因此二人在宋行爲狼藉，楊榮係生於日本者云。（註七）此雖只唯一之史料，亦可想見博多之宋舶，不絕往來矣。

又南宋中葉以後，日本商船赴宋者亦不少，是乃與前代大異者。治承初頃，（註八）平重盛曾使築前宗像氏國家之子許斐忠太妙典入道，赴宋明州之育王山布施黃金。（註九）按大宰府考中所引之宗像記云：

「宗肩氏國家之子，許斐忠太妙典入道，入宋七次，入竺二次，著有舟路指南書海雲記。又斐氏有軍略，曾煨煉船軍。宗肩舟入宋之公役并商船等，皆由忠太佈置。」

妙典殆常從事於日宋貿易者。宋史日本傳，淳熙三年（日本安元二年，一一七五）十年（日本永壽二年，一一八五）。紹熙四年（日本建久四年，一一九三）。慶元六年（日本正治二年，一二〇〇）。嘉泰二年（日本建仁二年，一二〇二）。屢有日本商船，漂至宋地沿岸，宋帝下詔，賑以常平倉錢米，使還國。是蓋日本商船，赴宋貿易，途中遭暴風者。吾妻鑑建長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條云：

「評定唐船事，有沙汰，被定其員數，即今日被施行之，唐船者五艘之外不可置之，速可令破卻。」

（錄原文）

幕府以建長六年，定入宋船爲五艘，可知前此船數不止五艘矣。開慶四明續志卷八云：

「倭人冒鯨波之險，舳艫相銜，以其物來售。」（註一〇）

據此可見日本商船到宋明州者甚多。日本赴宋商船之所以多者，因當時日本武門興隆，頗具進取之目的，清盛尤獎勵海外貿易之故。宋人亦欲得貿易之利，歡迎番舶，當其入港時，提舉市舶司，

支送酒食，舉行燕犒，待遇極優。(註一一)

總之南宋中葉以後，日宋商舶往來頗繁，事實甚明。當時日本僧之赴宋，與宋僧赴日本者極多，皆託身於此等商舶以往來。現今可舉其名者，實達九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往復至二三次者。(註一二)不特此也，彼等又屢託便船，與宋之高僧，互通音信。(註一三)若其時商舶往來不繁，究不可能。建保四年(一二一六)，宋人陳和卿謂將軍源實朝之前身爲宋明州育王山長老實朝，因欲渡宋，詣育王山，且派定扈從六十餘人，使造大船云。(註一四)此種計畫，驟觀之似屬奇突，若從當時日宋交通頻繁上考之，則知不足異矣。

厥後元世祖於文永五年(一二六八)正月，贈牒狀於日本，日元關係，逐漸險惡。而日宋間商舶之往來，依然不絕。當此時代，僧侶往來者頗多。(註一五)執權北條時宗，當文永八年，曾遣德溫、宗英二僧赴宋，請求宋僧希叟紹曇之法語。(註一六)又於弘安元年(一二七八)，自作請帖，遣德詮、宗英二僧，迎宋僧無學祖元(佛光國師)來日。(註一七)建治三年記云：

「建治三年(一二七七)六月八日晴，宰府脚力參着，宋朝滅亡，蒙古統領之間，今春渡宋之

商舶等，不及交易走還。」（錄原文）

二 貿易港與航海

南宋時代，與日本有密接關係者，仍在兩浙地方，與前代同。在其地監理海外貿易者，有所謂兩浙市舶司。初高宗時，置市舶司於秀州華亭縣（今之松江），使統轄杭州（臨安）、明州（慶元）、温州、秀州、江陰軍等五市舶務。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廢市舶司。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時，廢杭州市舶務。寧宗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廢温州、秀州、江陰軍之市舶務，僅留明州市舶務。（註一八）但至南宋中葉，宋之對日貿易港，並不僅限於明州。宋史日本傳，淳熙十年（日本壽永二年，西歷一一八三）及紹熙四年（日本建久四年，西歷一一九三），均有日本商船到秀州華亭縣。日本建久十年（西歷一一九九），泉涌寺之俊芘入宋時，乘便船到江陰軍。（註一九）日本商船，有時或達泉州。（註二〇）但最重要之港爲明州，故於此留市舶務，惟所司之事，並不限於此港也。日本之貿易港，則限於筑前之博多，與前代無異。此時代途中寄泊地，常見有肥前平戶之名，亦有注意之價值。建

治元年（一二七五）享菴宗元所編榮尊和尚年譜，記嘉禎元年（一二三五）榮尊與東福寺之

關山圓爾辨圓（聖一國師）同入宋云：

「師歲四十一，與辨圓相共乘商船，出平戶。經十晝夜，直到大宋明州。」（錄原文）

元亨釋書榮西傳，記建久二年（一一九一），榮西歸國事云：

「西趨出到奉國軍（注今改慶元府）乘楊三綱船，著平戶島葦浦。」（錄原文）

是乃記載平戶之名之最古者。平戶島，即日本後紀中之庇良島，三代實錄中之庇羅島，遣唐使船常寄泊之地也；（註二）其爲此時代中日交通上重要之寄泊地可知。榮西歸國時寄泊之葦浦，在平戶島江袋灣之一隅，現今仍存其名。

日宋商船，乃往來日本博多與宋明州之間者。由日本向宋者，多在三四月。由宋向日本者，多在五六月間。今列舉所知之人宋僧，並宋僧入日本之渡海月日，以供參考。

人	名	入	宋	月	日	歸國及來日本月日	典	據
榮	西	明州	仁安三年四月十八日放洋二十五日到			仁安三年九月歸國	興禪護國論序	

後	苻	建久十年四月十八日發自博多五月初 到江陰軍	建歷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自明州三月 三日到博多	泉涌寺不可棄法師 傳
道	元	貞應二年三月下旬發自博多四月初到 明州		建擲記
辨	圓	嘉禎元年四月辨圓榮尊同船發自平戶 經十晝夜到明州	仁治三年五月一日發自明州遭暴風漂 流至耽羅七月到博多	聖一國師年譜
榮	尊		曆仁元年六月歸國	榮尊和尚年譜
覺	心	建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自博多	建長六年六月上旬歸國	圓明國師行實年譜
祖	元		弘安二年五月發自明州而來日	佛光國師年譜

據此表，可知由日本赴宋，概在三四月間。藤田博士引用之宋會要亦云：

「(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四月三日，姜誥言明州市舶務每歲夏汛，高麗日本外國船舶
到來，依例提舉市舶官於四月初親去檢察。」(註二二)

兩相對照，若合符節。想係利用春期東北季節風而航海者。由宋向日本，多在五六月間，利用初
夏之西南季節風也。

三 貿易之狀態與貿易品

宋舶至博多之貿易狀況，雖難詳言；但鎌倉幕府創立之前，大宰府先行交易，然後方許一般人民交易，大體仍承前代之制。及入鎌倉時代，文治二年十二月，天野爲景爲鎮西九國奉行人以後，大宰府之政柄，完全歸之。（註二三）其後建久七年，武藤資賴（少貳氏之祖）任大宰少貳，補鎮西守護職；大友能直，補鎮西奉行職，少貳大友二氏，並行國政。（註二四）海外貿易權，殆亦全歸二氏掌握。

宋代當番舶入港時，市舶司官吏，檢查舶載貨物，抽分博買之後，方聽其與一般商人交易。所謂抽分者，卽輸入稅，抽取貨物幾分之幾也。其稅率，因時與地而異。又因其粗細（容量輕少而價貴之貨物，名曰細色。容量重大而價賤之貨物，名曰粗色）而不同，普通稅十分之一。博買，付還本錢而收買之意；凡禁權貨（政府之專賣品）及獲利較多者，皆收買之，其率多在半數以上。博買之貨物，其初與抽分之貨物，同送納於中央；後又改革，取其中之幾分，在市舶司中，發賣於民間。（註二五）此乃宋人對於一切番舶之通例也。日本商舶之赴宋者，抽分博買，自不能免。但日本商人所齎之黃金，本非多數；抽分博買，利益亦薄。又日人因避官府之博買，而祕密與宋商貿易者，亦不多；宋朝鑑於官吏之虐取，牙僧之把持等弊，自理宗寶祐六年（一二五八）對於日本商人舶載之黃金，免其抽分博買，

聽其自由交易。(註二六)

再就此時代之日宋貿易品考之。輸入日本品，與前代相同，仍以香藥、書籍、織物、文具、茶碗等，爲其重要者。試觀宋商劉文仲，於仁平年間，獻東坡指掌圖二帖、五代記十帖、唐書十帖於左大臣賴長。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平清盛由宋新輸入太平御覽，上於高倉天皇。(註二七)文治元年十月二十日，源範賴以唐錦十端、唐綾羅絹等百十端、唐墨十挺、唐蓆五十枚，上於後白河法皇。(註二八)亦大略可知矣。

其時宋錢盛行輸入日本，流通於日本國內者甚多，是亦大可注意者。考宋錢之流出，以開國之初爲甚。太祖開寶三年(九七〇)曾下禁止之令。後神宗熙寧七年(一〇七四) 王安石解除此禁，故錢貨流出益甚。張方平曾痛論其弊。(註二九) 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再下錢貨輸出之禁令，但實行頗難。至南宋時，遂成所謂錢荒時代。高宗紹興十年(一一四〇)對於市舶立一定之制。當船舶解纜之際，特派官吏親臨檢查，使不得密載銅錢。又至港口，目送船舶放洋，以防其海上秘密貿易。(註三〇)可見宋錢流出之多。其一部輸入日本，盛行流通於民間。玉葉治承三年(一一七九)

七月二十五日條云：

「近代渡唐土之錢於此朝，恣買賣。私鑄錢者處八虐，雖不私鑄，所行旨同私鑄錢，尤可致停止事歟。」〔錄原文〕

建久四年（一一九三）七月四日朝旨云：

「應自今以後永從停止宋朝錢貨事。右左大臣宣奉勅云云自非止錢貨之交關，爭得定直法於和市，仍仰檢非違使并京職自今以後永從停止。」（錄原文）（註三一）

據此可見一斑矣。

日本自元明天皇和銅元年（七〇八）至村上天皇天德二年（九五八）二百五十年間，鑄造錢貨，雖達十二次；當時政府模倣唐制，爲獲利計，概以新錢當同樣舊錢之十。因此錢價下落，貨價騰貴；發行之新幣，不能充分流通，多退還於發行者之手。其鑄法又不精巧，同種之貨幣，大小輕重互不相同，貨幣制度，極爲紊亂，至不能作貨物之標準。至花山一條時代，日本貨幣至完全斷絕流通。本朝世紀花山天皇寬和二年（九八六）六月十六日條云；

「從去年九月中至於今，一切世俗錢不用，交關之間不通，人民無不嗟嘆。」（錄原文）

日本紀略一條天皇永延元年（九八七）十一月二日條云：

「仰檢非違使，加制止上下人人不用錢貨事。」（錄原文）

百練抄，扶桑略記所載亦同。此種形勢，繼續頗久。日本錢貨，僅可按照銅價使用，欲作法貨流通，極其困難。然政府仍強使通用，故輸入無法價關係之宋錢，以自然之價格流通之。此可據建久四年之宣旨而略知之。

以上乃輸入日本品之大概情形也。至於日本之輸出品，寶慶四明志卷五敍賦下，市舶條（註三）曾列舉以下各品。

細色

金子 砂金 珠子 藥珠 水銀 鹿耳 茯苓

粗色

硫黃 螺頭 合葦 松板 杉板 羅板

其中黃金之數，加藤博士曾有詳密之研究。日本商人所齎黃金最多之年，總額至多達四五千兩。(註三三)至於松板、杉板、羅板等之輸出，頗堪研究。宋趙汝适諸蕃志卷下倭國條(註三四)云：

「(上略)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四十丈，徑四五丈餘，土人解爲枋板，以巨艦搬運，至我泉貿易。」

又當時入宋僧傳記中亦多見此語；其輸出額之多，似出人意料之外。例如榮西入宋，師事明州天童山之虛庵懷儼，寺中將修千佛閣，榮西歸國後曾輸送多數良材以助其工作。(註三五)重源亦輸送周防國之木料，建立明州育王山舍利殿。(註三六)東福寺之開山辨圓(聖一國師)於仁治三年(一二四二)，住博多承天寺時，聞在宋掛錫之杭州徑山火災，勸承天寺之開基謝國明募化千板送之。(註三七)泉涌寺之湛海，在宋時，慨明州白蓮教寺之荒廢，趁鄉人之便，取良材數千，自行督工，復興門廊殿閣。(註三八)

除此以外，殆皆少量，與前代同。日本美術工藝品之輸出者，仍爲蒔繪、螺鈿、水晶細工、刀劍、扇等。承安三年之答禮(見第一章第一節)卽其明證。又(註三九)安元元年(一一七五)僧阿覺贈其師宋杭州靈隱之佛海慧遠，有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二十。(註四〇)建長七年(一二五五)

前關白藤原實經，因東福寺辨圓之勸，爲報先妣准三后太夫人之德，使一族兒女昆弟等，親書法華經四部，共三十二卷，藏於縷金螺鈿層匣中，捨於宋明州徑山之正續院。（辨圓之師無準師範之塔院）（註四一）建長八年（西歷一二五六）高野山禪定院之覺心（法燈圓明國師）以水晶念珠一連，金子一塊，贈其師宋杭州護國仁王禪寺之無門慧海（佛眼禪師）（註四二）由是觀之，詩繪螺鈿，水晶細工，刀劍扇等，日本美術工藝品中，足以誇示海外，又爲宋人所最珍重者，輸出甚多。至如水晶，相傳以日本產爲最上品，有「倭國者上品，信州者次之」（註四三）之諺。

又吾人所最覺奇異者，卽當時輸出日本米也。據帝王編年記云：

「寬治元年（一二四七）十一月二十四日被宣西國米穀渡唐停止事。」（錄原文）

此雖不過唯一之記事，但既云停止西國米之輸出，可知當時日本曾輸出米穀矣。

（註一）百練抄仁平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條，有左大臣藤原賴長以沙金贈宋商劉文仲事，因其去年（久安六年）進送書籍也。可知劉文仲來日，在久安六年。

（註二）清盛任大宰大貳之年月，諸書互有異同。據公卿補任云：保元三年三月六日大宰大貳藤原忠能薨，清盛蓋繼其後者。

(註三) 玉葉嘉應二年九月二十日條。

(註四) 藤田豐八博士宋代ノ市舶司及ビ市舶條例 (東洋學報第七卷第二號)。

(註五) 玉葉承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及二十二日條。

(註六) 玉葉百練抄承安三年三月三日條。

(註七) 玉葉建久二年二月十五日、又十九日、六月十二日等條。

(註八) 平家物語、重盛前於安元時命妙典入宋。金石私誌以爲治承中入宋。按命妙典在安元時、其奉使之年、在治承初年。

(註九) 平家物語無紋カネノタシ條。宗像記 (大宰府考所引) 金石私誌筑前宗像阿彌陀佛經碑。

(註一〇) 開慶四明續志卷八、蠲免抽博僂金條。(加藤繁博士唐宋時代ニ於ケル金銀ノ研究所引)。

(註一一) 藤田豐八博士宋代ノ市舶司及ビ市舶條例。

(註一二) 參照第十三章第一節。

(註一三) 嘉泰普燈錄卷二十、載有觀山之覺阿、與宋臨安府靈隱之佛海慧遠通書事。聖一國師年譜並語錄亦云、東福寺

開山辨圓 (聖一國師) 與宋臨安府徑山之無準師範 (佛鑑禪師) 常常互通音信。此等事多散見於是時入宋僧之

語錄、傳記、年譜中。

(註一四) 吾妻鑑建保四年六月十五日、又十一月二十四日、又五年四月十七日等條。

(註一五) 參照第十三章第一節。

(註一六)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卷四示日本國平將軍法語。

(註一七) 圓覺寺文書 佛光國師語錄卷三。

(註一八) 藤田豐八博士宋代ノ市舶司及ビ市舶條例。

(註一九) 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

(註二〇) 宋趙汝适諸蕃志卷下倭國條。(加藤繁博士唐宋時代ニ於ケル金銀ノ研究引之)。

(註二一) 參照第六章第四節。

(註二二) 藤田豐八博士宋代ノ市舶司及ビ市舶條例。

(註二三) 吾妻鏡文治二年十二月十日條。

(註二四) 歷代鎮西志。

(註二五) 藤田豐八博士宋代ノ市舶司及ビ市舶條例。

(註二六) 加藤繁博士唐宋時代ニ於ケル金銀ノ研究。

(註二七) 百練抄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條。

(註二八) 吾妻鏡文治元年十月二十日條。

(註二九) 宋書食貨志及張方平傳。

(註三〇) 藤田豐八博士宋代ノ市舶司及ビ市舶條例。

(註三一) 法曹至要抄中出舉條。

(註三二) 加藤繁博士唐宋時代ニ於ケル金銀ノ研究所引。

(註三三) 加藤繁博士唐宋時代ニ於ケル金銀ノ研究。

(註三四) 加藤繁博士唐宋時代ニ於ケル金銀ノ研究所引。

(註三五) 宋樓鑰撰太白山千佛閣記。

(註三六) 東大寺造立供養記 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

(註三七) 聖一國師年譜。

(註三八) 律苑僧寶傳湛海傳 本朝高僧傳湛海傳。

(註三九) 玉葉承安三年三月十二日條。

(註四〇) 嘉泰普燈錄卷二十。

(註四一) 聖一國師年譜。

(註四二) 法燈圓明國師遺芳錄及行實年譜。

(註四三) 居家必用事類彙集卷之十水品 (異稱日本傳所引)。

第十三章 入宋僧歸日宋僧與文化之移植

一 史籍中之入宋僧

南宋中葉以後，爲日宋商舶往來最繁盛之時代。因而此時代入宋僧之數甚多。彼等大部分傳南宋爛熟之禪宗，及宋代特色之新文化。由文化之移植上觀之，實爲最重要時期。

此時代之僧侶，不似唐末五代及北宋時代渡海者之攜多數從僧，大概個人（間有偕他僧同行者）託身於商舶而往來。然其數之多，實在意料之外。僅予所知者已達八十餘人之多。茲揭其一覽表如左：

南宋時代入宋僧一覽表

人名	代	在宋時之狀況	附記	典據
重源 (俊乘坊)	仁安三年歸國	因巡拜五臺山聖跡而入宋，以其為金國領土，不能如願，乃詣天臺山育王山，又由日本購木料營造育王山之舍利殿	歸國之際，齋來宋版大藏經，淨土五祖像等，重建東大寺，乃人所共知者，玉葉及東大寺造立供養記，謂渡宋凡三次	玉葉，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東大寺供養記，元亨釋書
安覺良祐 (色定)	建保二年歸國	發大願書寫藏經一部，在宋十餘年，成其一半	良祐始書寫藏經，在文治三年，至安貞二年凡四十二年而畢，經卷四千數百卷，現存於筑前宗像郡田島村興正寺	不可棄法師傳，鶴林玉露，本朝高僧傳
慶政 (勝月房)	建保五年在宋		園城寺之僧，歸國後，庵居於山城國松尾，又在京都西山開法華山寺(峯堂)	慶政上人傳考
行一			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宋大藏經，刻有「日本國行一捨」，「日本國僧慶政捨」字樣，行一與慶政，似同時入宋者	
戒覺			萬代集有戒覺入宋歌一首	西征求法歌集
志遠			新後撰集，有志遠歸國後回憶唐土事實歌一首	同前
元要			新葉集有右近大將長親母回憶元要上人入唐歌一首	同前

開陽滿海	幸命		思齊	法忍淨業 (忍律法師)	長賀	安秀	不可棄後 (大興正 法國師)
	第二	第一					
歸國， 寶治時入宋， 建長七年	歸國， 嘉禎末入宋， 寬元二年	建保五年入宋	天福元年入宋， 仁治二年	建保二年入宋， 安貞二年	正治元年入宋	正治元年入宋	正治元年入宋， 建曆元年歸國
	7		8	14			12
募自蓮教寺之佛舍利再入宋， 因營造其寺之門廊殿閣有 功，得佛舍利，又遊臨安府 之下天竺上天竺	經兩浙，遊南湖，學於晦巖 歸，又留明州白蓮教寺數歲而			就學於中峯之鐵翁，理宗賜 以忍律法師之號	同前	隨從俊苻入宋，與俊苻共同 行動	登天台山，又到雪竇、徑山 學禪，又就明州景福寺之如 庵學律三年，又就秀州華亭 庵超過教院之北峯宗印，下 天台八年，其後與臨安府學 天竺之禪教律名僧論道。又 與公癩大夫交遊
由白蓮教寺得佛舍利，供奉 於泉湧寺，每年九月八日開 會利會，永以爲例	泉涌寺俊苻之弟子，帶回經 論甚多	同前	泉涌寺俊苻之使者，攜法礪 之四分律疏等入宋，其後事 蹟不傳	舶載一切經而歸，在京都創 戒光寺			歸國之際，帶回經論儒書等 甚多，後得後鳥羽高倉兩上 皇之皈依，在京都東山開創 泉涌寺
高僧傳	律苑僧寶傳，本朝	同前	泉涌寺不可棄法師 傳	律苑僧寶傳，本朝 高僧傳，山城名勝 志	同前	同前	泉涌寺不可棄法師 傳

隆禪	勝辨	練中	金慶	覺阿	明菴榮西 (千光法師)		自性道玄	明觀智鏡
					次一第	次二第		
貞應二年在宋	文治五年入宋	文治五年入宋	同前	承安元年入宋	宋建久二年入國	仁安三年入宋，同年歸國		曆仁元年入宋
					4	1		
	大日能忍之弟子，與練中同入宋	爲其師攝津三寶寺之大日能忍之使者入宋，贈書幣於育王山之拙菴德光，呈其所悟磨像，德光證之，授法衣及贊達	覺阿之法弟，與覺阿同入宋	參見臨安府靈隱之佛海慧遠	欲渡印度不果，改就天台山萬年寺之虛庵懷敏學禪，後懷敏移住天童山，從至天童山遂嗣其法，宋孝宗賜以千光法師之號	登天台及育王山	入宋歷訪律匠，請尋戒疏	在宋時與蘭溪道隆交厚，勸其東渡
宋僧	道元入宋時，曾與日本隆禪上座相遇，同見龍門佛眼派下之嗣書，故當爲是時之入			高倉天皇聞其德風，召入宮中，詢以禪要，後菴居比叡山不出	歸國後受平政子，源賴家之飯依，在京都建仁寺。在鎌倉建壽福寺，大鼓吹禪風，爲日本禪宗之始祖	齋回天臺之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卷，又傳入茶種	定舜之弟子，歸國後住泉涌寺，著比丘鈔解一卷	泉涌寺俊菴之法孫。歸國後住泉涌寺
建擻記	同前	訂補建擻記	同前	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元亨釋書	護國論，吾妻鏡	明菴西公禪師塔銘，元亨釋書，興禪	本朝高僧傳，律苑僧寶傳	本朝高僧傳，律苑僧寶傳

明全	貞應二年入宋		攜弟子道元等同入宋，元仁元年在天童山，於先師榮西之忌辰，捐楮卷千緡寄於諸窟，又設齋施衆，嘉祿元年寂於其山之了然寮	日本國千光法師祠堂記，建攝記，永平廣錄
希玄道元 (承陽大師)	貞應二年入宋，安貞元年歸國	4	從明全入宋，歷訪天童山徑山等，後參天童山之長翁如淨，傳曹洞禪之正脈而歸	歸國後，在山城深草開興聖寺，在越前開永平寺，爲日本曹洞宗之始祖
廓然	貞應二年入宋		隨從明全道元等入宋	訂補建攝記所引渡海牒
亮照	同前		同前	同前
圓爾辨圓 (聖一國師)	嘉禎元年入宋，仁治二年歸國	6	歷訪天童淨慈藏隱等諸寺，參智識後，登徑山，嗣無準師範之法而歸	歸國後，受藤原道家之皈依，在京都東山開東福寺
神子榮尊	嘉禎元年入宋，曆仁元年歸國	3	與圓爾辨圓同入宋，歷訪江南之禪林，嗣徑山無準師範之法	歸國在肥前國開興聖萬壽寺
性才法心		9	嗣徑山無準師範之法而歸	在陸奧松島開圓福寺
大歇了心			歸國後，歷住壽福建仁二寺於榮西，衣服禮典，至了心而大備	元亨釋書，本朝高僧傳，延寶傳燈錄
隨乘滿意 (隨乘坊)			歸國在筑前開崇福寺，請圓辨爾圓開堂演法	扶桑五山記，本朝高僧傳，空華日工集
			嗣徑山無準師範之法而歸	聖一國師年譜

無外爾然 (應通禪師)			佛鑑禪師(無準師範)五會錄與希叟紹墨禪師語錄，皆見有日本然上人之名，恐即爾然也	歸國在三河開寬相寺，請圓爾辨圓為第一祖	同前
琳(上人)			入宋參徑山之無準師範	歸國後在建長寺隨從關溪道隆	佛鑑禪師五會錄
承性				歸國後在京東草河建造勝林寺	大覺禪師語錄
天祐思順			入宋嗣北磻居簡之法	東巖安禪師行實中有入宋僧大和法橋之名，乃草河之門弟，或即天祐思順之徒也	圓明國師行實年譜
大和				歸國住上野長樂寺，宋僧兀菴普寧與無學祖元東渡時，曾就之請益	東巖安禪師行實
(一翁院豪 演禪師) 圓明佛	寬元二年入宋		入宋參徑山無準師範	歸國後隱於京北之妙見堂	佛光國師語錄，延寶傳燈錄，本朝高僧傳，
印(上人)	同前		攜圓爾辨圓書入宋，呈於徑山之無準師範	聖一國師語錄，聖一國師年譜	
妙見道祐	寬元三年在宋		入宋嗣徑山無準師範之法	歸國後隱於京北之妙見堂	東巖安禪師行實
悟空敬念	同前		圓爾辨圓之弟子，入宋嗣徑山無準師範之法	歸國後遊鎌倉，謁兀菴普寧，其徒東巖忠安，在京東建福田菴時，請往開堂演法，後隱於筑前之首羅山	同前
心地覺心 (法燈圓明國師)	建長元年入宋，六年歸國	6	因圓爾辨圓之勸，入宋赴徑山，參窺絕道冲，繼遊育王山，後嗣臨安府護國仁王寺無門慧海之法	在紀伊之由良開興國寺	圓明國師行實年譜，高野春秋，本朝高僧傳

覺儀	隨從心地覺心入宋					圓明國師行實年譜
觀明	同前					同前
證(上人)	入宋參見希叟紹曇與西廢了慧					希叟紹曇禪師語錄，西廢了慧禪師語錄
俊(上人)	同前					同前
覺(上人)	入宋參見希叟紹曇					希叟紹曇禪師語錄
(普門房) 無關普門 (大明國) 師佛心 (禪師)	圓爾辨圓之弟子，到淨慈嗣 斷橋妙倫之法	11	歸國住東福寺，又得龜山上 皇皈依，在京都開創南禪寺	無關和尚塔銘		
無象靜照 (法海禪 師)	入宋登徑山，嗣石谿心月之 法，其時遍歷育王天台天童 淨慈等，並謁虛堂智愚	13	歸國後開創京都之佛心寺， 丹後之寶林寺，常陸之興禪 寺，又主持筑前之聖福寺， 叡山之徒嫉禪宗之興隆上奏 請停之，於是著興禪記一卷	無象禪師語錄，法 海禪師行狀記，延 寶傳燈錄，本朝高 僧傳		
台(上人)	入宋參石谿心月			石谿心月禪師語錄		
源心	建長五年，在宋遇心地覺心 ，覺心勸參無門慧海			圓明國師行實年譜		
寒山義尹	建長五年入宋， 文永四年歸國	14	參明州瑞巖之無外，淨慈之 虛堂，靈隱之退耕等	歸國後在肥前開大慈寺		寒岩禪師略傳，日 城洞上諸祖傳，本 朝高僧傳

約翁德儉 (佛燈國師)	建長中入宋	8	參青王之寂衛，天童之石帆，淨慈之東叟，靈隱之虛舟，徑山之藏叟等	歸國住建仁寺	佛燈國師塔銘
無隱圓範 (龍雄禪師)			蘭溪道隆之弟子，入宋遍歷江南之叢林而歸	歷住建仁圓覺建長等寺	大覺禪師語錄，錄倉五山記，本朝高僧傳
樵谷惟僊	建長末入宋		巡歷徑山天童山育王山等，參詢虛堂，偃溪，介石，簡翁，別山，訥老	歸國後隱於信濃，開安樂寺住之	扶桑五山記，延寶傳燈錄，本朝高僧傳
寂菴上昭 (宏光禪師)			與南浦紹明，約翁德儉，無象靜照，樵谷惟僊等，同參虛堂，偃溪，介石，簡翁，諸老	歸國後到鎌倉，依大休正念，繼住齋福寺	鎌倉五山記，延寶傳燈錄，本朝高僧傳
常禪房			正嘉元年春，從在宋之無象，靜照贈圓爾辨圓之書而入宋，途中船破，生死不明	聖一國師年譜	
乘道房			同前		
(道空房) 山叟惠雲 (佛智禪師)	正嘉二年入宋，文永五年歸國	10	圓爾辨圓之弟子，入宋嗣淨慈之斷橋妙倫之法	歷住筑前承天寺崇福寺，後赴陸奧開勝滿寺，後隱於東福寺	佛智禪師傳
南洲宏海 (真應禪師)				歸國後，參建長寺之兀菴普寧而嗣其法，住淨智寺	鎌倉五山記，五山語考異，本朝高僧傳
徹通義介	正元元年入宋		道元弟子，道元寂後又從懷奘，繼入宋登天童山，禮祖塔，後歷遊諸方	歸國後爲永平寺之第三世	永平三祖行業記，日本洞上聯燈錄

南浦紹明 (圓通大 應國師)		參淨慈之虛堂智愚，虛堂遷於徑山，又隨之，遂嗣其法	歸國後，歷任筑前之興德崇福寺，京都之萬壽，鎌倉之建長等寺，	大應國師語錄，大應國師塔銘，鎌倉五山記
智光		入宋參虛堂智愚		虛堂禪師語錄
海月明心		京都草沔之僧，入宋嗣大川普濟，虛堂和尚語錄中有日本國心禪人，殆即明心也		萬治版虛堂禪師語錄註
寂庵了	文應弘長時在宋		寂庵了歸日本時，清拙正澄在宋，送之至明州，正澄之禪居集，有跋了寂庵回日本頌軸後	禪居集
禪忍 (忍禪)	文永元年在宋	廣溪道隆弟子，撰大覺禪師語錄入宋，文永元年在宋雕版，請淨慈之虛堂智愚校勘，上天竺之佛光法師法照作序	大覺禪師語錄中。有一示禪忍上人 ^一 之法語，虛堂禪師語錄「日本建長寺隆禪師語錄」中有一「忍禪」之名	大覺禪師語錄
東林忍		入宋參平石如砥	平石如砥禪師語錄中有日本僧東林禪忍侍者之名，或即禪忍亦未可知	平石如砥禪師語錄
巨(藏主) (無量房)		入宋參平石如砥		平石如砥禪師語錄
巖山順空 (圓通禪 師)	弘長三年入宋， 文永六年歸國	圓爾辨圓之弟子，入宋參徑山之僊溪廣闡等諸老宿，後參石林鞏，所得甚多	歸國後在肥後開高城寺，住筑前之承天寺，後隱於東福寺	聖一國師年譜，元亨釋書，五山傳，本朝高僧傳
一關祖丘	7		神子榮尊之弟子，爲其師請賜紫並謚號	榮尊和尚年譜

無傳聖禪			圓爾辨圓之弟子，入宋嗣徑山荆叟如珏之法	歸國後參大休正念，繼住越後之花報寺	聖一國師年譜
巨山志源			登徑山嗣虛堂智愚之法	住鎌倉之禪興寺，以宗乘詩偈聞名於叢林之間	
林叟德瓊 (覺熙禪師)			蘭溪道隆弟子，歷訪江南諸叢林而歸	歷住鎌倉之禪興壽福二寺	鎌倉五山記，五山記考異，延寶傳燈錄，本朝高僧傳
道意房	建治三年歸國		建治三年歸國之際，宋僧西園礪子曇，託其贈書於圓爾辨		聖一國師年譜
桃溪德悟 (宏覺禪師)	弘安二年歸國		蘭溪道隆之弟子，入宋謁青王山之頑極行彌，宋僧無學祖元來日時，隨之回國	歷住筑前之聖福，鎌倉之圓覺等寺	鎌倉五山記，五山記考異，延寶傳燈錄，本朝高僧傳
龍峯宏雲	弘安二年歸國		入宋歷訪諸名利，無學祖元來日之際，隨之歸國		名利由緒書
無及德全	弘安二年入宋，同年歸國	1	蘭溪道隆弟子，奉時宗命與宗英同入宋，迎無學祖元來日		圓覺寺文書，鎌倉五山記
靈果 (本曉房)	弘安二年歸國		隨元將范文虜所遣之使者周福樂忠等回國		關東評定傳

右表所列，僅予所寓目者耳，其他不知凡幾。試觀當時有名宋僧之語錄，多見有日本僧之名，如希叟紹曇禪師語錄中有日本證上人，日本然上人，日本覺兄，日本俊侍者。西巖了慧禪師語錄中有日本證上人，日本俊上人。平石如砥禪師語錄中有東林忍侍者，日本巨藏主。石谿心月禪師語錄中，

有日本台上人佛鑑禪師（無準師範）五會錄中，有日本然上人，日本琳上人，虛堂智愚禪師語錄中，有日本心禪人，日本智光禪人。其數甚多。然概傳其諱之一字，其記事亦只有傳與彼等之簡單法語、偈頌之類。其人物如何，至今仍難闡明。

是等許多入宋僧，仔細檢點之，因時代不同，其入宋之目的亦異，可區分爲三類：

第一類，入宋較早，其目的與前代之奮然、寂昭、成尋等同，非爲求法，只爲消滅自己罪障後生菩提，而巡拜佛蹟者。如俊乘坊重源，初因欲巡拜五臺山聖蹟入宋，後以其地爲北方金國所領，不得已而巡歷天台山與育山王而回。（註一）榮西第一次入宋，會巡歷天臺山育王山，第二次入宋，更進而欲瞻禮印度之佛蹟。以關塞不通，不得官廳許可，乃轉參黃龍八世之法孫虛菴懷敏而傳臨濟禪。（註二）又有以一切經一筆書行人著名之安覺良祐，與山城松尾之勝月房慶政，及行一、戒覺、志遠、元要等，其事蹟雖不明，恐亦此種入宋僧也。

第二類，乃欲傳習律宗而入宋者。律宗當奈良朝孝謙天皇時，唐僧鑑真傳來，一時大爲興盛。及入平安朝，漸次萎靡不振；中頃以後，法脈殆絕，蓋當時僧侶，一般有墮落之傾向；又因最澄所創之叡

山大戒興隆故也。正治元年（一一九九）四月，俊苻攜其弟子安秀、長賀二僧入宋，就明州景福寺如庵，學律部者三年，又登明州雪竇（十刹第五，資聖禪寺）、臨安府徑山（五山第一，興聖萬壽禪寺）學禪，又至嘉興府（五代爲秀州，元代爲松江府）、華亭縣超果教院，就北峯宗印學天台，又到臨安，與禪、教、律諸名德論道；在宋十二年，建曆元年（一二一一）歸國，得高倉、後烏羽、順德諸帝之皈依。在京都創泉涌寺，大張法筵。（註三）又法忍淨業於建保二年（一二一四）入宋，學戒律於鐵翁，在宋十四年，安貞二年（一二二八）歸國，在京都建戒光寺。於是泉涌、戒光二寺對峙，爲學律者之淵藪。自此以後，俊苻之弟子聞陽淇海、法孫明觀、智鏡、目性、道玄等，相繼入宋，傳習戒律。（註四）

第三類，乃爲學禪宗而入宋者，此類占此時代入宋僧之大部分。禪宗自唐代已大行，日本入唐僧與唐僧入日本者，傳禪於日本者頗多。白雉四年（六五三）遣唐學問僧道昭，曾學於相州（清彰德府）隆化寺之慧滿（禪宗第二祖慧可法孫僧那之法嗣）。（註五）天平八年（七三六）來日之唐僧道璿，嘗參崇山（湖南省）之普寂（神秀之法嗣）學禪。（註六）最澄亦曾就台州禪林寺之脩然，學牛頭禪。（註七）圓仁亦訪青州（山東省）居士齋慶中間禪法。（註八）又仁明天皇時，來

日迎遣唐學問僧惠萼之唐僧義空（杭州靈池院齊安國師之法嗣）亦在檀林寺傳禪法。（註九）又入宋僧齋然歸國後，亦以三學宗之名，鼓吹戒慧與禪。（註一〇）但禪宗雖屢次傳於日本，實未大盛。蓋禪宗僅附隨其他宗派以傳，未足惹世人之注意。且奈良平安朝之人，只以研究經典與祈禱法會爲佛教，而禪宗無可依據之經典，亦無可祈禱之對象，超絕一切官能，一切智識，彼時之人尙不能了解也。中國之禪宗，則經五代，北宋，而益趨盛大，至南宋已達爛熟之期。其時所謂中國之佛教，殆只有禪宗。是故日宋交通漸盛，僧侶往來漸多，日本自亦受其影響。當建久二年（一一九一）榮西歸國傳禪宗以前，叡山之覺阿，於承安元年（一一七一），與法弟金慶入宋，嗣臨安靈隱（五山第二景德靈隱禪寺）佛海慧遠之法而歸。（註一一）攝津三寶寺之大日能忍亦自修而有所得；文治五年（一一八九）遣其徒練中勝辨二僧入宋，贈書幣於明州育王山之拙菴德光，且呈其所悟而得證明。（註一二）至是禪宗乃漸動日人之耳目。且是時日本平安朝之文化，業已衰頹，宗教思想，已有若干搖動；而欲得新智識之欲望，亦與時俱進。是時適榮西歸國，在博多構聖福寺，在鎌倉開壽福寺，在京都建建仁寺，盛行鼓吹禪風；日本之禪宗，由此大興，亦勢所必然也。然榮西所提倡者，非純粹之禪；彼

不過欲復興最澄理想之圓頓禪戒，以完全令法久住鎮護國家之祖意。惟最澄置禪於第三位，榮西則「以戒始，以禪終」（註一三）稍不同耳。建仁寺當草創之時，並構真言止觀二院，行菩提大戒，亦修台密事業，原非純粹之禪寺也。（註一四）蓋榮西因襲前代思想，未能完全脫離舊佛教之範圍；他一方面，又避台徒之妨害，有不得不然者。

然而榮西之鼓吹禪風，對於當時佛教界，實與以多大之刺戟而喚起禪宗之興味。自此以後，羨慕南宋禪風而入宋者，遂絡繹不絕。榮西弟子明全於貞應二年（一二二三）偕其徒道元等入宋。明全歿於中國，道元參天童山之長翁如淨，傳曹洞禪之正脈而歸，開越前永平寺。其徒寒岩義尹、徹通、義介等亦相繼入宋。又榮西之法孫圓爾辨圓，於嘉禎元年（一二三五）與同門神子榮尊同船渡宋，嗣徑山無準師範之法，歸國後在京都開東福寺。寬元四年（一二四六）宋僧蘭溪道隆來日，執權時賴迎至鎌倉，開創建長寺。與辨圓東西相呼應，發揚禪風。此二僧之徒，學於宋者亦甚多。辨圓門下之悟空、敬念、心地覺心、無關、普門、山叟、惠雲，無外爾然。白雲、惠曉，無傳聖禪；道隆門下之約翁、德儉，無隱圓範。南浦、紹明、禪忍、藏山、順空，不退、德溫、宗英，直翁、智侃、林叟、德瓊、桃溪、德悟，無及德銓等皆

相繼入宋。故宋末五十年間，爲是等禪僧往來最繁之時期。（註一五）

二 入宋僧之游歷地

入宋僧雖多，而在宋遊歷之地，則惟限於以南宋國都臨安爲中心之狹小地域。蓋江北之地，概爲金（金滅後爲元）人所領，已不能似前代隨意巡禮五臺山之聖跡，遊歷洛陽長安之名藍矣。且當時大部入宋僧皆爲學禪而往，而禪宗之名刹，亦限於江南之地也。

中國古代無禪寺，隋唐以來，修禪者只借律院居住。及至五代，吳越王錢鏐皈依禪法，改江南各地之教寺爲禪寺，於是禪寺始多。次經北宋南宋，江南之禪寺乃大興盛。寧宗時，從衛王史彌遠奏言，始定江南禪寺之等級，設禪院五山十刹。五山十刹乃倣印度釋迦在世時鹿苑、祇園、竹林、大林、那爛陀等五精舍，並倣釋迦滅後之項塔、牙塔、齒塔、髮塔、爪塔、衣塔、鉢塔、錫塔、瓶塔、盥塔等十塔者。其經營管理，爲國家的事業。宋代之五山十刹如左。（地名爲宋代地名，括弧內爲現在地名。）（註一六）

五山

第一 徑山 臨安府（浙江杭州）徑山 興聖萬壽禪寺

第二 靈隱 臨安府北山 景德靈隱禪寺

第三 天童 明州（浙江寧波）太白山 景德禪寺

第四 淨慈 臨安府南山 報恩光孝禪寺

第五 育王 明州育王山 廣利禪寺

十刹

第一 中竺 臨安府 天寧萬壽永祚禪寺

第二 道場 湖州（浙江湖州）烏程縣 護聖萬歲禪寺

第三 蔣山 建康府（江蘇江寧）上元縣 太平興國禪寺（後改爲靈谷寺）

第四 萬壽 平江府（江蘇蘇州） 報恩光孝禪寺

第五 雪竇 明州 資聖禪寺

第六 江心 瑞安府（浙江温州）永嘉縣 龍翔禪寺

第七 雪峯 福州（福建福州）候官縣 崇聖禪寺

第八 雙林 婺州（浙江金華）金華縣 寶林禪寺

第九 虎丘 平江府 雲岩禪寺

第十 國清 台州（浙江台州）天台縣 教忠禪寺

此外又有教院五山十刹，以臨安府之上竺、下竺，瑞安府（浙江省温州府）之能仁，明州之白蓮寺，爲教院五山。以臨安府之集慶、演福、普福，湖州之慈感，明州之寶陀，紹興府之湖心，平江府之大善、北寺，松江府之延慶，建康府之瓦官，爲教院十刹。（註一七）此時代之入宋僧，予所謂可屬於第二類者，如俊苻曾寓於臨安府之下竺，湛海曾掛錫於明州之白蓮教寺。（註一八）歷訪教院五山。屬於第三類之禪僧，皆必巡歷禪院五山十刹。然亦惟遊歷中日交通關門之明州，及台州、臨安府等各寺，稍遠之南方瑞安府（温州府）、福州，與北方平江府（蘇州府）、建康府等各寺，則往者甚少。觀前之宋一覽表可知。

禪院五山之內，最初爲日本人所熟知者，爲育王山。奈良朝來日之唐僧鑑真，曾攜日本遣唐學

問僧榮叡，普照等瞻禮該寺。事見唐大和上東征傳。育王山原名鄮山，晉武帝太康二年（二八二），劉薩訶（後出家爲僧名惠達）在此山發見印度阿育王八萬四千塔之一，因改名阿育王山，略稱爲育王山。東晉安帝義熙元年（西歷四〇五），始勅構塔亭，梁武帝普通三年（西歷五二二）賜阿育王寺之額，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西歷一〇〇八），賜廣利寺額。此寺改爲禪寺，殆在此時。（註一九）此山在明州東方五十華里，與日本早有交涉。平重盛遣妙典施黃金者此寺也。源實朝造大船欲參詣者，亦此寺也。重源與榮西，早瞻禮於此。重源又輸送周防國之木料，建立此寺之舍利殿，其後入宋僧如心地覺心、無象靜照、約翁德儉、樵谷惟僊、桃溪德悟等，掛錫於此寺者，絡繹不絕。

次於育王山而早爲日本入宋僧掛錫處者，天童山也。寺在明州東六十五華里之太白山中。相傳西晉惠帝永康元年（三〇〇），義興所開創。唐玄宗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法睿建寺於此，日誦法華經，太白星化爲天童，日日齋供，故名此山爲太白山云。（註二〇）日本入宋僧，最初登此山者，榮西也。文治三年（一一八七），第二次入宋時，先登天台山，參萬年寺之虛菴懷徹，後懷徹移住天童山，彼又從之，凡四年而嗣其法。適值此山修營千佛閣，故歸國後送許多良材以助其工。（註二一）自此

天童山之名，次第爲日人所知。貞應二年（西歷一二二三）榮西弟子明全，偕其徒道元，掛錫於此，病歿於此山之了然寮。道元就此山長翁如淨、嗣洞山十四世之正統而歸。爾來圓爾辨闍、無象靜照、約翁德儉、樵谷惟僊、寂菴上昭、徹迪義介等，遊此山者甚多。又來化日本之宋僧蘭溪道隆（建長寺開山大覺禪師）、無學祖元（圓覺寺開山佛光國師）、鏡堂覺圓（大圓禪師）等，亦曾居此。其地近於明州，故爲往來日宋間之僧侶必遊之地。

以上爲育王山、天童山之大略；然占南宋禪院五山之首位，而與日本最有關係者，徑山也。徑山在臨安西北七十華里，環以高峻五峯，於平地建一寺，山徑通西方天目山，故有此名。又名雙徑，或徑塢。唐代宗時，法欽（牛頭宗第七世國一禪師）開創。其後久歸荒廢；懿宗咸通二年（西歷八六一），鑒宗（無上禪師）住此，再興之。爾來經幾多變遷。南宋紹興七年（西歷一一三七），大慧宗杲住此，鼓吹臨濟宗風，乃大興盛。當時僧衆有一千七百餘人之多，二大僧堂，尙不能容。紹興十年，建千僧閣，其盛況可以想見矣。（註二二）宗杲寂後，嗣其席者有妙空了明、密菴咸傑、佛照德光、蒙菴元聰。日本泉涌寺俊芴，掛錫於徑山，卽在蒙菴元聰住此寺時。（註二三）理宗紹定五年（一二三二），無準師範

（大鑑禪師）住此。日本東福寺開山圓爾辨圓（聖一國師）與肥前興聖萬壽寺開山神子榮尊入宋，參謁師範，實其後四年端平三年（日本嘉禎二年，一二三六）之事。（註二四）爾後性才法心，隨乘溝慧，一翁院亭，妙見道祐、悟空敬念等，掛錫徑山，嗣師範之法者甚多。又來日曾見時賴之兀菴普寧，時宗之師圓覺寺開山無學祖元，亦師範門下之俊傑也。祖元來日時曾云，「老僧雖在大唐與日本兄弟同住者多」云云。（註二五）可見當時日本僧在師範會下者甚多。師範之後，嗣其席者，爲癡絕道冲、石谿心月、虛堂智愚。日本之心地覺心，曾謁道冲。無象靜照曾參心月。樵谷惟僊、寂菴上昭、南浦紹明、巨山志源等，則嗣智愚之法者也。

此外有西湖西岸五山第二之靈隱，與西湖南岸五山第四之淨慈，均近宋都臨安，日本僧之掛錫者，亦絡繹不絕。靈隱一名鷲峯，在武林山。東晉咸和（三二六至三三五）之初，西竺人慧理三藏來中國，遊其地，見山岩之秀麗，曰：此乃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仙靈多隱此山，云云。於是此地建靈鷲靈隱二刹。唐會昌年間廢佛，焚之。吳越王錢鏐，因其舊址，建五百羅漢堂，使永明延壽主持開堂禮。宋景德四年（一〇〇七），賜景德靈隱禪寺勅額。（註二六）入宋僧中最

先掛錫於此者爲覺阿，在此參佛海慧遠，歸國後常通書信，已如前述，圓爾辨圓與約翁德儉亦曾謁之。

淨慈寺，山號南山，又名南宕，或作南蕩。其勝境之一，有南屏山，故又書作南屏。後周顯德元年（九五四），吳越王錢弘俶之所建，稱慧日永明院，開山者永明延壽也。宋太宗時，改爲壽寧禪寺。宋高宗紹興九年（一一三九），改稱報恩光孝禪寺。（註二七）南宋時代，斷橋倫、虛堂愚等俊傑，皆曾住此。圓爾辨圓、無關普門、無象靜照、寒宕義尹、山叟惠雲、南浦紹明等，遊此者頗多。

靈隱附近，有西湖三天竺，即中竺、上竺、下竺三寺也。中竺爲禪院十刹中第一寺，隋代開皇十七年（五九七），有名寶掌者，由印度來此，開一梵刹。北宋時代名崇壽院；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改稱天寧萬壽永祚禪寺。上竺（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所開創），下竺（隋開皇十五年真觀、道安所開創），爲列於教院五山之寺，因近靈隱，遊者頗多。下竺爲俊苻掛錫之地。

此外，如道場、蔣山、萬壽、江心、雪峯、雙林、虎丘等十刹各寺，因離明州臨安稍遠，入宋僧之遊歷者極少。其盛也，乃其後元代之事。

三 入宋僧攜來物品

此時代之入宋僧，多齋經典者，惟予所謂第一類第二類之僧。彼等所攜之物，應先舉者，爲福州版（又名閩本）大藏經。此大藏經，爲太祖之開寶勅版。（註二八）其次爲福州東禪開元二寺雕造之私版。其時各雕一藏歟？抑兩寺共成一藏歟？殊不可知；似係各雕一藏者。據藤堂祐範之調查報告，宮內省圖書寮所藏之福州版大藏經中之大般若經六百卷，爲東禪寺版。智恩院所藏者，爲開元寺版。（註二九）東禪寺版，自神宗元豐三年（一一〇八〇）至徽宗崇寧三年（一一〇四）二十四年間所雕，凡五百六十四函六千八十七卷。開元寺版，自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十七年間所雕，凡五百餘函。後自紹興十六年（一一四六）至十八年間又加四十函，共五百六十四函。孝宗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又追加禪宗部，共五百六十七函六千一百十七卷云。（註三〇）後至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勅東禪開元二寺，刻天台一宗之教部入藏。（註三一）此等版連同追加版完成之期，東禪寺版，約經百年，開元寺版，約經六十餘年。

福州版大藏經，現存於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註三二)智恩院高野山中尊寺皆有之，但已殘缺。此等經卷殆皆是時之入宋僧齋來者。宮內省圖書寮本之大般若經、大寶積經、新華嚴經，刻有「日本國僧慶政捨」者約十卷。大般若涅槃經，刻有「日本國僧行一捨」者數卷。(註三三)又據橋本進吉之慶政上人傳考，福州版大方廣佛華嚴經二十三卷中，刻有「日本國僧慶政捨周正刀」等字。行一之事蹟不明，慶政卽山城國松尾之慶政上人也。慶政入宋，在宋寧宗嘉定十年(日本建保五年，西紀一二一七)，曾居泉州；高山寺舊藏波斯文文書(山田永年氏藏)序中有云：

「此是南番文字也，南無釋迦如來南無阿彌陀佛也，兩三人到來舶上望書之。

爾時大宋嘉定十年丁丑於泉州記之。

爲送遣本朝辨和尚(高辨明惠上人)禪菴令書之。彼和尚殊芳印度之風故也。沙門慶政謹記之。」(皆原文)(註三四)

慶政若至泉州，途次當遊福州東禪開元二寺，或卽於此時印造福州版攜回乎？彼歸國後，於弘長三年(西歷一二六三)，當式乾門院利子內親王之十三年忌日，開京都西山法華山寺(峯堂)

會行唐本一切經之供養，(註三五)亦其旁證也。圖書寮本，所以刻有「日本國僧慶政捨」者，原來福州版，乃經長久年月而始完成者，慶政入宋時，距完成之日，已在四十年後，各處版本缺少者當不少，殆於印造之際，喜捨而補充之者歟？

東大寺重源，亦曾齎宋本大藏經回國，建久六年十一月七日，施於醍醐寺，(註三六)又於笠置之般若台寺，施宋本大般若經一部，(註三七)此等經疑亦福州版。東寺金剛藏中，亦有宋版般若心經並般若心經詒謀抄各一帖，中有墨書「奉渡日本國僧重源」八字，則亦重源攜來者。(註三八)又京都戒光寺開山之法忍淨業，於安貞二年(一二二八)亦船載大藏經而回。(註三九)故當時大藏經之輸入，似不止三四次。建曆元年(一二一一)十月十九日，將軍實朝，曾於鎌倉水福寺，齎宋本一切經之供養，事見吾妻鏡。又建長七年(一二五五)十一月九日，前長門守從五位上行藤原時朝，曾在常陸之鹿島神宮，供養宋本一切經，事見遺帙之跋語。此外奈良市外之白毫寺，亦有宋版大藏經，乃託弘長二年(一二六二)入宋者輸入，每年三月八日修一切經會，典儀極盛。般若寺與海龍王寺，似亦有宋版大藏經，因般若寺之一切經會事，時見於古記錄也。又常見蓋有海龍王寺印之宋版

零經，散在民間。（註四〇）此等輸入之宋版大藏經，對於鎌倉時代以後，日本印板事業之發達，直接間接，與以刺戟。如僧行圓於弘安年間曾奉勅，着手開印藏經，其事雖不成，而當時印板事業之盛可知矣。及入南北朝時代，與國六年（貞和元年一三四五）兵部丞源定規，因一切經開雕之功，臨時任以官職。（註四一）正平六年（觀應二年，一三五—）五月二十四日，足利直義，使僧解一，管理一切經印板及經藏，事見淨妙寺文書，可見是時有開雕大藏經之謀矣。

重源入宋凡三次，（註四二）除經卷外，攜來他種物品，似亦甚多，曾於高野山新別所奉安中國所雕之觀音勢至像，又納唐本十六羅漢像十六軸。（註四三）又受法然上人之託，齎來淨土五祖（曇鸞，道綽，善導，懷感，少康）畫像。（註四四）淨土五祖像，現存京西嵯峨之二尊院，觀其筆法及朱衣金紋之特徵，明爲南宋畫也。

泉湧寺俊祐之攜來品亦多。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所載如下：

佛舍利三粒

普賢舍利一粒

如菴舍利三粒

釋迦三尊（三幅）碑文

十六羅漢二本（三十二幅） 水墨羅漢（十八幅）

南山靈芝真影各一幅 律宗大小部文三百二十七卷

天台教觀文字七百十六卷 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

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 雜書四百六十三卷

法帖御書堂帖等碑文七十六卷

以此與平安朝入唐八家之請來目錄等比較觀之，知儒書與雜書頗多。因彼在臨安時，與錢相公、史丞相、樓參政、楊中郎等當時俊穎博學之儒士往來故也。（註四五）此在日本宋學發達史上，爲不可忽視之事。不可棄法師傳中僅記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其書名不詳。考當時宋之朱熹集宋學之大成，所著大學中庸章句，與論孟集註。刊行之時，恰當俊仍歸國之嘉定四年（日本建曆元年西紀一二一一）。彼所齋儒書，殆即四書之類，多關於宋學者歟？其結果遂令日本有志於宋學者次第興起。寶治元年（一二四七）有一人匿其名氏，署名「陋巷子」，覆刻宋槧本論語集註十卷，此爲日本開雕儒書之濫觴，亦堪注目。（註四六）至鎌倉末期，虎關師練，就元僧一山一寧，質宋學之疑義，得

日本之宋學研究先驅者之名（註四七）蓋彼少時，在京都之三聖、東福、南禪等寺時，有閱覽藏於泉涌寺中俊苒帶來儒書之機會也。空華日工集永德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條，師練述海藏院之事，亦可參考。其文云：

「海藏院經籍所藏謂之文庫，祕惜天下儒釋二書皆藏焉。」（原文）

禪月大師（五代人，名貫休，在石霜和尚會下掌知客職，）嘗夢遊西竺，親拜生身羅漢，覺後描之，爲水墨羅漢十八幅，久爲宋室所藏。臨安府開化寺之比丘尼正大姊，宋之王族也。見俊苒，謂其容貌似第十七慶友尊者，乃贈之。（註四八）即京都高台寺現藏之羅漢像也。其面貌甚奇，顎長垂，耳過肩，頭顱凹凸，極力發揮所謂禪月式樣。此禪月大師羅漢像，對於後世所繪之羅漢像，影響頗大。又俊苒攜來品內之可貴重者，有南天竺秦里封國（真里富即真臘）之赤色布一段，多羅葉一片。秦里封國，獻象於宋朝，遣印度僧三人爲使，惟彼等不通宋語，書梵字而乞鉢盂，無人能解之；獨俊苒解之，與以一鉢，彼等大爲歡悅，乃贈此二物以報之也。（註四九）

京都戒光寺開山法忍淨業，第一次入宋（建保二年入宋，安貞二年歸國，）船載大藏經而回，

已如前述。第二次入宋（天福元年入宋，仁治二年歸國）又齋多數佛像與梵夾而歸。（註五〇）俊苳弟子開陽湛海，第一次入宋（嘉禎末入宋，寬元二年歸國）時，齋回經論數千卷。第二次入宋（寶治年間入宋，建治七年歸國）攜明州白蓮教寺（中國教院五山之一）之佛舍利而回，供奉於泉涌寺；每年九月八日，開舍利會，永爲定例。（註五一）俊苳以下，如淨業、湛海等所齋經卷頗多。彼等爲律宗之僧侶，當然多屬於律部。因圖律宗之再興，曾在泉涌寺覆刻宋版律部。此亦印板史上，應注意者。大屋德城對於泉涌寺版，舉出下列七種（註五二）

比丘六佛圖 寬元四年十月開版，發願者道玄。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心地法門品菩提戒本 寶治二年十二月開版，發願者湛海。

資持記 建長四年四月開版，發願者憲靜。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 同上。

孟蘭盆經疏新記 永仁六年六月開版，發願者叡禪。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 正安元年九月開版，發願者覺阿。

新刪定四分僧戒本 元亨二年正月，發願者會源。

以上所述，皆予所謂第一類、第二類之入宋僧，攜來經典甚多。而第三類之禪僧，殆無所攜。但榮西與辨圓，非純粹之禪僧，故帶來經典亦不少。榮西於仁安三年第一次入宋時，齋回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卷，呈於天台座主明雲（註五三）辨圓之取來品，原藏於普門院，當時亦有請來目錄，現祕藏於東福寺，多數爲天台宗禪宗之書；而儒書亦網羅之，中有太平御覽一千卷（註五四）其後入宋禪僧，殆無齋回經卷者。蓋禪家爲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不重經典，只重精神修養。彼等所最注重者，爲在宋時，其師所授之法語、偈頌、與頂相贊之類。法語與偈頌，稱爲掛字，彼等揭於禪室之壁間，爲修禪之機緣。後世廳堂間挂書畫之風，亦因是而次第發達者。明良洪範卷二十三云：「近世僧俗，每於牀間及書院座次，有掛書畫之事，在古爲押板，始於禪室。京都鎌倉，崇敬臨濟宗之人，向和尚乞本則時，由其一千七百則要文中選出二三五字書之，貼於押板，掛於壁上，是名掛字，觀其字可得悟入工夫也。」

頂相贊者，乃託彼地畫家。描師家頂相（禪家之肖像），或請本人自贊，或請其他高僧題贊而

攜回者。日本此種頂相贊，來由明白者，爲藏於東福寺之無準師範之像。此寺之開山辨圓入宋，師事杭州徑山之師範時，使彼地畫工描其像，請師範題贊者。背靠圓椅，手持警策，足爲肖像畫之規範。其面貌爲淡陰影，示寫實之手法，是爲南宋畫之特色。入宋僧歸來時，齋此種之頂相者甚多。禪宗興隆時多描之，爲日本頂相之模範，其手法對於畫家之寫實風，亦大有影響。

入宋僧攜來品中，影響最大者，爲榮西帶來之茶種。按奈良朝，茶已傳於日本，但專供藥用。平安朝初，貴族社會與留學於唐之僧侶，有嗜之者。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六月，命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處植茶，年年入貢。(註五五)然其後喫茶之風，次第衰敗，延喜式各地貢物內亦無之。本朝文粹載慶保胤過三河藥王寺時，見其寺有茶園，蓋其時已稍有種茶者，但其後日本人竟不知茶爲何物。然宋人喫茶之風則益盛，以之饗客，固不待言；江南都市，有於街頭賣茶者，人每出錢一文，以銀茶器喫茶，詳見宋僧成尋之參天台五臺山記。日本不問何事，均模倣中國，故喫茶之風，亦於此時流行。是時適榮西由宋傳入茶子，且著喫茶養生記二卷，說喫茶養生之法，故日本喫茶之風，由是漸盛。榮西傳入茶子，在仁安三年（一一六八）第一次入宋時，初植之於肥前之背振山，後贈山城拇尾之高辨（明

惠上人，高辨培養之於梅尾山中。梅尾明惠傳記并遺訓云：

「建仁寺長老（榮西）贈茶，問於醫師，知茶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然此物日本不多，乃尋得其實，植兩三株。誠有醒眠舒氣之功，亦使衆僧服之。或謂此茶子，乃建仁寺僧正御房（榮西）由大唐攜來植育而成者。」

後世山城之宇治，以日本國第一植茶處著名。但自鎌倉至室町時代中葉，則推梅尾爲日本國第一名山，其茶稱爲「本茶」，最被珍重（註五六）

榮西傳茶子，勸喫茶，謂能養生延齡，詳所著喫茶養生記。建保二年（一一二一—二一四）二月四日，將軍源實朝病，榮西聞之，上茶一盞及「所譽茶德之書」一卷，稱茶爲良藥，見吾妻鏡。「所譽茶德之書」殆卽喫茶養生記也。又喫茶能解悶覺睡，爲修禪之資，亦見於天龍寺開山夢窗疎石之夢中問答。其文云：

「我朝之梅尾上人（高辨）建仁開山（榮西）皆甚愛茶，以其能解悶覺睡，爲道行之資，誠寶物也。」

可知喫茶之風，先行於禪僧之間，次第普及於世。後世日人贊茶，常云「茶禪一味」，其與禪有密接關係者，蓋有因也。

四 宋僧之來日

日本禪宗既盛，禪僧入宋者固多，宋僧之赴日者亦不少。寬元四年（一二四六）宋陽山無明慧性之法嗣蘭溪道隆（大覺禪師）偕其弟子義翁紹仁（普覺禪師）、龍江等數人來日，是爲中國禪僧來化日本之始。其來日之原由，亦有足述者。初，道隆與日本入宋僧明觀智鏡交厚，早有遊化之志。寬元四年，居明州天童山，適聞日本商舶泊於來遠亭，往浮橋頭觀之。忽有神人告之曰：「一師之緣在東方。」遂來日（註五七）。蓋聞日本禪風漸興，遊心忽動而來，遂附會其說也。彼由博多上京都，訪明觀智鏡於泉涌寺之來迎院，從其勸，下鎌倉。寶治二年（一二四八）十二月，執權北條時賴，請住粟船之常樂寺。翌年建長元年（一二四九），建立僧堂，此實鎌倉有禪宗道場之始。按禪宗乃與中國六朝時代之老莊主義，以相同之根底發達者，全係中國人之思想與風習組織而成，乃最中國化

之佛教也。在日本舉揚之者爲宋僧，故皆依據中國叢林之清規。道隆於常樂寺開堂上堂時曾云「種件依唐式行持。」（註五八）時賴早欲於鎌倉建一大伽藍而未得其機，及得道隆，方遂素志。建長元年，擇定巨福呂地獄谷之地起工，建長五年（一二五三）十一月竣工，以道隆爲開山始祖。是卽巨福山建長寺也。建長七年（一二五五）二月，時賴發願，勸募淋長等一千人之勝緣，鑄造巨鐘，道隆自爲作銘，署名「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註五九）是爲日本禪寺之名之始。從前與天台真言相混之禪宗，至是乃得獨立。榮西嘗因提唱禪宗，屢被台徒妨害，台徒曾請禁止達磨宗。（註六〇）今宋僧道隆，在幕府保護之下，依中國清規，鼓吹禪風，台徒亦無可如何矣。道隆感謝時賴云：

「予依大檀那之力，成此大叢林，正如順風使帆。」（註六一）

蓋道隆亦以爲進行順利，爲向來所未有也。元僧一山一寧至日本，稱贊道隆，謂爲「此土禪宗之初祖」（註六二）可謂洞悉其實狀者。

繼道隆而來者，爲文應元年（一二六〇）宋之南禪福聖寺僧兀菴普寧。彼與東福寺之開山圓爾辨圓同爲徑山無準師範之法嗣。道隆在蔣山及徑山時，與有厚交。其來日也，殆由道隆等函勸

者。彼由博多上京都，訪法弟辨圓於東福寺，繼應時賴之請，下鎌倉。弘長元年（一二六一）承道隆之後，住建長寺。（註六三）時賴喜其氣宇快偉，言行灑脫，屢參見之。至弘長二年十月十六日，遂領得大事，受其印可。於是普寧之名大噪，雲衲之請掛錫者，絡繹不絕。文永二年（一二六五）忽留一偈而歸宋。偈曰：

「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

蓋時賴於弘長三年十一月卒。台密之徒妬其聲望而誹謗之，此歸宋之主因也。（註六四）普寧在日本僅五年，其法嗣不過東岩惠安、南洲宏海等二三人耳。但能接化執權時賴，而使達大悟徹底之域，遂令鎌倉武士與禪結合，其功頗偉。中巖圓月云：

「密以西（當作最）明寺平相公，喫兀菴寧公禪師一踏，直下百了千萬，實爲我海東禪宗鼎盛權輿也。」（註六五）（原文）

道隆原讓建長寺之席於普寧而上京都，住建仁寺。普寧歸國後，又回鎌倉住禪興寺。此寺原名最明寺，在建長寺山內，本時賴所住而重興者。（註六六）至文永六年（一二六九）徑山石谿心月之

法嗣大休正念（佛源禪師）來日，承道隆之讓，住禪興寺。正應二年（一二八九）寂，歷住建長、壽福、圓覺等寺，鼓吹石谿宗風，多化鎌倉武士，觀其語錄中法語偈頌等之豐富，亦可見矣。（註六七）正念以後，文永八年（一二七一），天童山石帆惟衍之法嗣西澗士曇（大通禪師）來日。是時年僅二十三歲，不肯主持一刹，遊歷京都鎌倉之間，凡七年。弘安元年（一二七八）歸宋。（後又於正安元年與元僧一山一寧來日，住圓覺、建長等寺。）（註六八）

弘安元年七月，道隆寂於建長寺，執權時宗欲迎宋之碩德繼其任。是歲十二月，自作請帖，遣德詮、宗英二僧赴宋。（註六九）二年五月，迎無學祖元（佛光國師）來日。祖元與辨圓、普寧同爲徑山無準師範門下之俊傑；太傅賈似道曾請住台州真如寺，其地被蒙古侵略，不能安靜，舉揚宗風，不得已去之明州天童山，依託法兄環溪惟一，而爲其第一座。及見時宗請帖，遊心頓動，遂偕法姪鏡堂覺圓、弟子梵光一鏡等來日，到鎌倉，住建長寺，與住壽福寺之正念對峙，大揚禪風。當時自執權時宗、武藏守宗政以下，諸鎌倉武士，參謁者甚多。弘安四年（一二八一）夏，元軍大舉攻日本，曾激勵時宗發大勇猛心，觀其語錄可知也。弘安五年十一月，鎌倉建立圓覺寺，請爲開山第一祖。（註七〇）與祖元同

來之鏡堂覺圓（大圓禪師）爲天童山環溪惟一之法嗣，來日歷住禪興、淨智、圓覺、建長、建仁等寺。
 （註七）佛光國師語錄又載有弘長年間來日之古澗□泉事，謂祖元於咸淳（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初年，在宋開壽寺，遇由日本歸來之古澗，談及日本事；古澗極言日本上下深崇禪法，執權時賴參禪究道，了悟大事，並詳述其臨終時儼然之狀態。祖元聞之，乃大感嘆，謂君若再赴日本，幸約我同行云。
 宋僧如古澗曾經來日而事蹟不傳於後世者，何止一二，茲舉其知名者列表如左：

來日宋僧一覽表（加。爲留日者，加。爲歸宋者。）

字(號)・諱	諡	號	師	僧	來日年月	住	山	示寂或歸國之年月	典	據
建長寺開山	勅諡大覺	無明慧性	寬元四年	常樂，建長，建仁，禪興，壽福	弘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寂	大覺禪師語錄，元亨釋書，大覺開山塔銘				
義翁紹仁	勅諡普覺	闍溪道隆	寬元四年	建長，建仁	某年六月二日寂	本朝高僧傳				
龍江		闍溪道隆	寬元四年			本朝高僧傳				
高麗僧		無準師範	寶治元年	出羽玉泉寺		本朝高僧傳				
了然法明		無準師範	寶治元年	建長		元菴禪師語錄，東廣安禪師行實				
兀菴普寧		無準師範	寶治元年	建長		元菴禪師語錄，東廣安禪師行實				
古澗□泉		文應時？	文應元年	文永初歸國？		佛光國師語錄				

。大休正念	勅謚佛源 禪師	石谿心月	文永六年	建長，壽福，圓覺	正應一年十一月晦日寂	佛海禪師語錄，元亨釋書，鎌倉五山記
。西潤士曇 (註)		石帆惟衍	文永八年		弘安元年歸國	勅謚大通禪師行實，元亨釋書，五山記考異
。圓覺寺開山 。無學祖元	勅謚佛光 國師	無準師範	弘安二年 五月	建長，圓覺	弘安九年九月三日寂	佛光國師語錄，無學禪師行狀，佛光禪師塔銘
。鏡堂覺圓	勅謚大圓 禪師	環溪惟一	弘安二年 五月	禪興，淨智，圓覺，建長，建仁	德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寂	鏡堂禪師語錄，大圓禪師塔銘，鎌倉五山記
。梵光一鏡		無學祖元	弘安二年 五月			佛光國師語錄

(註)西潤士曇於正安元年又與元僧一山一寧來日，歷住圓覺，建長等寺。德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寂，勅賜大通禪師之號。

五 來日宋僧與心的影響

入宋僧與歸日宋僧，陸續輸入宋代之新文化，對於日本之各方面，影響甚大。就中以鎌倉武士受歸日宋僧之心的影響爲第一。提倡鎌倉禪宗之最致力者，當然爲執權北條時賴，但彼初時亦非誠實皈依禪宗者，不過在政策上興隆之耳。蓋承久之亂後，北條氏已握得全國政權，而教權實無所獲。諸大寺概集於京畿地方，貴族寺院中皆皇族公家出身，鎌倉幕府，自覺不滿。故時賴極欲在鎌倉

建立一大伽藍，使鎌倉爲政治上之中心，又爲宗教上之中心。然舊有之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日蓮宗，終不能脫離舊勢力之羈絆，故時賴以爲不如完全脫離日本佛教之關係，而採用純粹中國式現方趨於興隆機運之禪。時賴於寶治元年（一二四七）七月，遣使赴越南永平寺，迎道元至鎌倉，自受菩薩大戒；且興土木，營造壯大之伽藍使居之，可見其精神之發露矣。（註七二）然道元守先師之戒，謂「不可親近國土大臣」（註七三）固辭不受，在鎌倉僅半載，即歸越前。（註七四）時賴又招寬元四年（一二四六）來日之宋僧蘭溪道隆，在鎌倉營造建長寺，使爲開山第一祖。日本當時舊佛教徒，營私利，逞私慾，腐敗墮落，達於極點；而禪僧專以寡慾質素爲宗旨，除三衣一鉢外，不思居所，不貪衣食，守百丈禪師之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主義，專心爲道。時賴以下之鎌倉武士，乃素以勤儉樸素爲宗旨者，於是咸被感動。又叢林規矩之嚴正，禪家機鋒之銳利，亦爲重禮節、尚意氣之鎌倉武士所最欽悅，故時賴漸次熱心皈依禪法。康元元年（一二五六）夏，在建長寺山內，另建一寺，名最明寺，請道隆開堂演法。（註七五）十一月，讓執權職於武藏守長時，自就道隆落髮，在最明寺禪室，專事修禪。（註七六）然當時尙未至徹底大悟之域；文應元年（一二六〇），宋僧兀菴普寧來日，住建長寺，

時賴就之熱心參究，至弘長二年（一二六二）十月十六日，遂受其印可。（註七七）觀其遣使至宋，問法於徑山之石谿心月，即可知其皈依禪法之如何熱心矣。心月之法嗣大休正念（佛源禪師）於文永六年（一二六九）來日，其語錄云：

「徑山石谿先師，承故大檀那最明寺殿（時賴）遣使問道，回書中畫一圓相，着語云，徑山收得江西信。」

石谿心月禪師語錄卷下，載有一偈。與此若合符節。如左：

寄日本國相模平將軍

徑山收得江西信 藏在山中五百年 轉送相模賢太守 不煩點破任天然

弘長三年十一月時賴病，是月三十二日，卒於最明寺之北亭，臨終時，着袈裟，安坐繩牀，述遺偈而逝，恰如高僧最後狀態。當時宋之叢林亦喧傳之。（註七八）普寧贊時賴之像云：「末後一機超佛越祖。」（註七九）

時賴，幕府之中心人物也，其得普寧印可，最後放儼然之異彩，對於一般鎌倉武士，實與以極大

之刺戟。故執權時宗亦就道隆、正念有所參究。又遣德溫、宗英二僧赴宋，求希叟紹曇之法語，以爲修禪之機緣。（註八〇）弘安元年（一二七八）道隆寂，當時元日問風雲雖急，仍自作請帖，遣德詮、宗英二僧迎無學祖元來日。（註八一）就之參究，事見佛光國師（無學祖元）語錄，其於禪之修養，蓋亦非淺矣。正念贊時宗云：

「法光寺殿（時宗）幼慕西來直指之宗，早悟卽心卽佛之旨。」（註八二）

又武藏守宗政，左馬權頭貞時，武藏守左近大夫時村，駿河守業時，越後守顯時等北條氏一族，無不學禪者。正念、祖元等禪僧，給與彼等之法語，偈頌，難以枚舉。宗政亦最熱心參究。正念云：

「故檀那武州刺史（宗政）……切切以生死大事爲桎梏，孜孜以西來祖意爲真歸。」（註八三）
無象靜照亦云：

「惟我故武州明公禪門（宗政之法名）乘悲願力，現宰官身，深慕西來直指之宗，早悟卽心卽佛之旨。」（註八四）

其末後灑然獨脫，實可謂當世絕無僅有者。（註八五）北條氏一族之外，武士之參謁道隆、正念、祖

元等者甚多。僅此三僧之語錄中。見其名者。已達五十餘人。彼等與雲衲爲伍。孜孜兀兀以參究之狀況。可據禪僧語錄中之法語問答而知之。諏訪入道眞性。問祖元曰：

「昨蒙指誨。要做工夫。奈何公家事忙。做靜工夫不得。望和尚有何方便。令我易入。」（錄原文）
（註八六）

信州四郎左衛門。問祖元曰：

「某七八年看狗子無性話。至今未有分曉。」（錄原文）（註八七）

木工左衛門入道道圓謂祖元曰：

「二十餘年做工夫不見佛性。」（錄原文）（註八八）

彼等武士與僧侶不同。各有職務。奔走公事。少有餘暇。乃爲一公案。費十年二十年之歲月。孜孜不倦以究之。其念念在道之狀態。亦可見矣。

鎌倉武士參禪之時代。女子亦多參加者。道隆、正念、祖元三語錄中。載其名者達三十餘人之多。時宗之夫人覺山志道大師。於時宗卒後。就祖元落髮（註八九）遂修賴朝叔母所建之鎌倉道心寺。改

寺號爲東慶寺，終生住此，弔時宗之菩提，專事修禪。（註九〇）鏡堂禪師語錄中有鏡堂覺圓之長文法語，乃爲覺山志道大師說悟後修業之必要者；可知其修養工夫，亦非淺矣。

鎌倉武士熱心參禪，對於精神方面，有如何影響乎？此最有興味之問題也。欲闡明之，不得不研究禪之本質。但著者門外漢也，對此不能充分解答。據修禪者云，禪與吾人之相對的常智不同，而爲絕對的智識，非有非無，有無俱存，有無俱空。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是卽禪之本旨也。「兩頭俱截斷，一劍倚天寒」，是卽禪之境界也。由來所謂禪者，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不能以言語形容，因其全爲絕對的。例如問「時間者何耶？」「空間者何耶？」無論何人，不能完全說明之；是吾人之認識時間與空間者，全爲絕對的也。吾人常智爲相對的，故無確然不動之真理；如科學上之理論，昨是今非，吾人所屢屢經驗者，結果遂令人生感無限之不安，臨事乃周章狼狽。禪則爲絕對的，得萬古不變之真理，所謂「立處皆真，隨處爲主」也。譬如盤上之珠，無論如何迴轉，不能顛覆。此修禪者，所以臨事一絲不亂也。祖元曰：「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着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註九一）

當此之時，元軍攻日，時宗經未曾有之大難，能斷然行其所信。尤以弘安四年元軍大舉迫博多，時宗如不介意，能從容以息國難，蓋得力於修禪之功不少。時宗三周忌日，祖元說法之際，贊時宗云：「弘安四年，虜兵百萬在博多，略不經意，但每月請老僧與諸僧下語，以法喜禪悅自樂，後果佛天響應，家國貼然，奇哉有此力量，此亦佛法中再來人也。」（註九二）

觀此，可見時宗當國家危急之秋，泰然自若之狀態。禪爲絕對的，對於生死，視之如一，所謂「古來一句，無生無死，萬里雲盡，長江水清」也。道元云：「生一時也，死亦一時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此真能道出禪家對於生死之見解者。正念說與時宗之法語云：

「擊碎生死牢關，便見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方可出生入死，如同遊戲之場，縱奪卷舒，常自泰然安靜，胸中不掛寸絲，然立處既真，用處得力。」（註九三）

既實見生死如一，則出入於生死之途，恰如遊戲之場，泰然安然，無絲毫擾累於胸中矣。鎌倉武

士，平生能孜孜參究，卒因禪學之修養，破碎生死之牢關，一旦處事，隨時能有主解，然則禪之有補於日本武士道也大矣。

六 宋代文化之移植

禪宗對於鎌倉武士之心的影響，已如前述。此外因入宋僧之往來，宋僧之來化，宋人新文化繼續移入，日本文化各方面，亦大受影響。

先就建築言之，其時由宋傳入二種新式，一稱天竺式，一稱唐式。源賴朝重建東大寺大佛殿，督工者爲俊乘坊重源，天竺式即重源傳入者。重源初次入宋時，目的本在巡禮五台聖蹟，其後入宋二次，（註九四）似因準備重建大佛殿，在宋地研究建築式樣者。彼又於此時，以周防之良材運於宋，建立明州育王山舍利殿，對於大建築，作實地之試驗。（註九五）重建大佛殿之工人，其後又散布全國，而應用其修得之技術，所造遺物於今可認者，尙有二三。就中如山城醍醐寺之經藏，播磨淨土寺之淨土堂，乃其重要者也。（註九六）

唐式，一名禪宗式，卽依樣移入宋禪刹之式者。當禪宗興盛時，盛建禪寺，多應用之；此式對於日本建築界，影響頗大。然其時建築物，今已悉歸烏有，所遺存者，僅鎌倉圓覺寺之舍利殿耳。（註九七）始傳禪式於日本者，爲日本禪宗始祖榮西。榮西在宋時，曾營造天台山萬年寺三門之兩廊；又營修智者大師之塔院；又助成天童山千佛閣之工程；飽有建築之經驗。（註九八）歸國後，大揚禪風。當其在博多建聖福寺（建久六年建立）在鎌倉建壽福寺（正治二年建立）在京都建建仁寺（自建仁二年建立）時，當必遵宋之叢林清規，模仿宋之禪刹也。其後道元自宋歸，天福元年（一一三三）在山城建興聖寺，其僧堂亦全採宋式，建（建）記云：

「僧堂最爲緊要，今將建立。其體裁爲堂宇七間，堂內隔開，設長牀，僧衆集住，晝夜行道，無或息。正中住聖僧，僧衆圍繞住之。三室一堂之儀軌，行來既久，功德亦多，佛事亦廣。」

又京都東福寺之開山圓爾辨圓（聖一國師）嘉禎元年（西歷一二三五）入宋，仁治二年（西歷一二四一）歸國，居宋六年，皆在徑山師事無準師範。當時徑山，因紹定六年（日本天福元年，一一三三）四月火災，全山悉爲灰燼，師範拮据經營，建立幾多大伽藍。（註九九）圓爾辨圓目睹其

狀態，歸國後，在京都東山建立東福寺，必多模仿之也。然是時日本之禪宗，非純粹之禪宗，乃加入天台真言之混淆的禪宗也。故此等各寺，亦非純粹的禪宗建築，乃夾雜舊來天台真言之建築也，如建仁寺中，建立真言、止觀二院，可爲明證。東福寺亦爲夾雜天台、真言之建築。光明峯寺入道前關白道家公處分狀東福寺條（註一〇〇）云：

「東西迴廊各二十六個間（合五十二個間瓦葺）

東西壁奉圖繪，西天二十八祖，震旦六祖，并真言八祖，天台六祖等行狀。（中略）
灌頂堂一字（五間四面南在禮堂，號莊嚴藏院。）

奉安置兩界曼荼羅各一鋪

八祖師像各一鋪（中略）

寶藏二字（各三間二面瓦葺）

一字 密宗章疏并寶書等

一字 顯宗章疏并俗書等」（錄原文）（下略）

然則純粹之禪宗建築，果何在？似當推建長五年十一月竣工之鎌倉建長寺。建長寺草建入佛記之古寫本中，記此寺創建之規模云：

「法堂十七間四面高三丈二重二丈五尺 本房方丈十間八間半 客殿十三間九間半 庫裏八間五間半 經堂五重八間四面高六丈二尺 山門高二丈平五間橫三間半 中門高二丈五尺平七間橫四間半 禪堂十間七間 鐘樓五間四面 修樓八間四面 食樓五間四面」(錄原文)

可知建長寺創立時，禪宗建築之規模大體已備矣。建長七年(西歷一二五五)鑄造此寺巨鐘，開山道隆自作鐘銘，署名爲「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故名實兩方皆備禪式者，實自建長寺始。自此以後，禪興寺(註一〇一)壽福寺(註一〇二)圓覺寺淨智寺(註一〇三)等許多禪寺，或新建，或重建，宋僧道隆、正念、祖元等咸參與其工程。模仿宋之禪刹者當必甚多。金澤大乘寺藏有五山十刹圖，乃此寺之開山徹通義介於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入宋時，遍歷五山十刹，親描其建築與堂內之設備而來者。京都之東福寺，若狹之常高寺(註一〇四)亦有與此相似之圖。蓋當時禪僧赴宋，攜來

此式之圖甚多；故日本禪寺之建築，堂內之設備，多仿用之。又新編相模風土記云，當建立時，日本曾遣工匠至宋，實地調查徑山諸堂，倣其規模而建立。由當時日宋交通之頻繁推之，此種舉動，亦勢所必有。且有時又曾招聘宋匠至日，佛源禪師（大休正正念）語錄中，有宋人朗元房、宗德、行恭之名。朗元房之名，又見於佛光國師語錄，時宗之侍醫也。其餘二人事蹟不明。可見當時鎌倉地方，除僧侶以外，仍有宋人留日者，此中或有來建禪寺之工匠，亦未可知。

再就美術工藝言之，東大寺鑄大佛時，宋之鑄佛師等，亦來參與，對於日本鑄物之發達，多所貢獻。按養和元年（一一八一）三月計畫鑄佛之始，造佛長官藤原行隆，曾率鑄師十餘人估計之，鑄師等謂「此事非人力之所及，設雖蒙勅勸爭勵微力」云云，對此頗爲躊躇。次年壽永元年，宋之鑄師陳和卿等來日經商，（宋之鑄師來日經商一語，殊屬可疑，或者彼等聞商人言，日本將鑄大佛而來日者歟？）乃招致之。（註一〇五）

又加藤四郎左衛門景正，曾隨道元入宋，研究中國之製陶術而歸，在尾張之瀨戶開窯，創所謂瀨戶燒，爲日本製陶術開一新紀元。（註一〇六）又有彌三者，從辨圓入宋，傳習廣東織法、緞子織法而

歸，在博多創博多織，（註一〇七）其名頗著。此外類此之事，當必甚多。

禪宗既已興隆，日本亦倣效宋之叢林，印行禪籍；此亦日本文化史上，不可忽視者也。宋叢林中凡高僧上堂（上法堂或僧堂，講說法要也，又名大參。）小參（對於大參而言。元旦結制（四月十五日）解制（七月十五日）冬至等四節前晚演法也）普說（雖似上堂，惟不焚祝香，不搭法衣。中國稱上堂爲陞座，日本多稱普說爲陞座。）法語、偈頌、佛祖贊、自贊、小佛事、題跋、書簡等。概由侍者編纂，募緣付梓，廣爲流布。雖海外嗣法之弟子亦託使贈之。如仁治二年（西歷一二四二）天童山以如淨禪師語錄贈日本越前永平寺之道元。（註一〇八）嘉元中，徑山以虛舟和尚語錄贈日本京東草河勝林寺之圭堂瓊林（註一〇九）皆是。印行禪書，所以極力傳播流布者，其主旨在使人便於參究領會也。其他諸宗，以書寫印刻諸經爲功德，不必定求其傳播流布；禪宗則大異其趣。宋之禪林既如是，故日本倣之，印行禪書亦甚多。鷲尾順敬博士之鎌倉武士與禪文中曾言之。今試列舉其有明徵者於次：

瀉山大圓禪師警策

宋明州育王山之拙菴德光（佛照國師）以此贈日本攝津三寶寺之大日能忍，能忍特雕板流布之，是爲日本印行禪書之嚆矢。（瀉山大圓禪師警策與書。）

大覺禪師（蘭溪道隆）語錄

參見道隆之直翁智侃，於文永初年，攜道隆之語錄入宋，謁大川濟求其校正，歸國後，印行流布之。（東福寺第十世勅賜佛印禪師直翁和尚塔銘。）

道隆之弟子禪忍，亦曾攜大覺禪師語錄入宋，弘長二年（宋景定三年）請宋臨安府上天竺之佛光法師法照作序，又經當時居於淨慈之虛堂智愚校勘，文永元年（宋景定五年）在宋印行。（大覺禪師語錄序並與書。）

兀菴（普寧）禪師語錄

相傳普寧住建長寺時，寺中曾爲之開版，普寧歸時，謂我在日本之語錄，無可觀者，乃盡毀之，投之於火。（東巖安禪師行實。）

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北條顯時發願，模刻唐本而流布之，正念爲之作後序。（佛源禪師語錄。）

圓覺了義經

北條時宗，於道隆忌日雕刻者，祖元爲之供養而普說之。（佛光國師語錄。）

佛光國師（無學祖元）語錄

祖元寂後，其門人鏤板印行，攜之入宋，學者爭相傳誦。（佛光禪師塔銘。）

佛源禪師（大休正念）語錄

弘安七年印行，正念自序。（佛源禪師語錄。）

禪門寶訓集

弘安十年，古倫慧文命工雕刻，施入建長寺之正續菴，廣爲流布。正念爲之書序及偈。（禪門寶

訓集奧書，佛源禪師補遺。）

傳法正宗記

弘安十年九月，寶積寂惠等，繼先師宴海之願而刊行者。（傳法正宗記奧書）

虛舟和尚語錄

京東草河勝林寺之圭堂瓊林，曾入宋，師事虛舟普度，憂其語錄之湮滅，命工鈔梓流布。（虛舟和尚語錄序。）

此外印行之禪書尚多。正念之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序中有云：「以唐本模刊，」可知雕刊之時，概模宋版。日本禪林之開版事業，既次第發達；至次代乃更隆盛，有所謂五山版。

是時對於日本醫學之影響，亦有一瞥之價值。榮西所著之喫茶養生記，本敍茶之效力者，亦可視爲傳授養生術之醫書。其書中曾云：

「今得唐醫口傳，治諸病無不得效驗矣。」（錄原文）

書末又云：

「此等記錄皆有稟承於大國乎，若不審之輩到大國詢問無隱歟。」（錄原文）

觀此，可知在宋時，曾就宋醫學醫方矣。此外入宋僧中，類此之事尚多。如隨從道元入宋之木下道正，（俗名藤原隆英）學習解毒丸之製法而歸，亦一例也。（註一〇）又如前述之宋醫朗元房，在

鎌倉三十餘年，得時賴時宗之知遇，爲其侍醫；對於日本醫學之發達，亦當有若干貢獻。（註一一）

宋僧與入宋僧，所得宗教上之內容外形，完全爲中國化之禪宗，故日常生活，亦多模倣宋式。此事影響於日本之生活樣式者甚大，例如日本僧舉揚禪之宗旨時，特用中國語；又寄託其見解時，亦用中國語之偈，觀其語錄自知。日本國語之語彙，由此遂逐漸豐富。中國詩文學，亦漸興盛。又沙石集卷十建仁寺本願僧正條云：

「故建仁寺之本願僧正（榮西）……歸國後，有志建寺。其時適有風災，世人謂此風爲異國之狀，與着大袈裟、大衣之僧，共見於世。衣袖之廣，袈裟之大，已漸成一種風氣。」

觀此可知榮西與其徒着宋式之大袈裟、大衣，而一般衣服器具，亦染其風。又食物烹飪法，日本亦有行宋風者，試觀圓覺寺開堂之齋，曾用饅頭。（註一二）可見一斑。是等事初行於禪刹，後皈依禪宗之上流社會亦多行之。

（註一）玉葉壽永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條。

（註二）興禪護國第五宗派血脈門

入唐緣起

元亨釋書卷二

興禪護國論序

(註三) 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

(註四) 本朝高僧傳五十八淨業傳、湛海傳、智鏡傳、道玄傳。律苑僧寶傳十一。

(註五) 元亨釋書卷一。

(註六) 三國佛法傳通緣起。

(註七) 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 元亨釋書卷一。

(註八) 慈覺大師傳。

(註九) 元亨釋書卷六、卷十六。

(註一〇) 興禪護國論第三問之餘 三僧記類聚。

西兩虎之助氏，在歷史地理第四十六卷第一號中，有蔚然卜三學宗ノ建立一文，曾述此事。

(註一一) 嘉泰普燈錄卷二十 元亨釋書卷六。

(註一二) 訂補建搆記。

(註一三) 興禪護國論卷三世人決疑門。

(註一四) 歷代編年集成卷二十三 空華日工集卷三 元亨釋書卷二 興禪護國論序。

(註一五) 參照南宋時代入宋僧一覽表。

〔註一六〕釋門事始考五山十刹 〔載苑日涉卷一〕和漢禪刹次第 〔空華日工集永德二年五月七日條〕 〔禪林象器箋〕

〔註一七〕載苑日涉卷一。此書所載教院五山，僅上竺下竺，能仁，白蓮四山，尚缺其一。

〔註一八〕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 〔本朝高僧傳五十八〕 〔湛海傳〕

〔註一九〕廣弘明集第十五 〔佛祖統記卷三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阿育王山志〕 〔阿育王山之事〕 〔阿育王山志〕

〔志〕十卷爲最詳。明萬曆四十年住僧祕藏正理編纂，郭子章補刪。〔佛教史學第一編第六號〕 〔有服部俊崖氏之阿育王山志〕 〔解說〕

〔註二〇〕佛祖統記卷四十 〔重纂天童寺志〕 關於天童山之考究，有〔天童寺集七卷〕 〔明嘉靖十四年楊明編纂〕 〔萬曆年〕

間，此寺之無憂萬懽增修，〔天童寺志五卷〕 〔明崇禎五年白山布公與居士張延賓編纂〕 〔重纂天童寺志十卷〕 〔崇禎十四年黃毓祺編纂〕 等。以上各書，〔佛教史學第一編第三號〕 中，有服部俊崖氏之解說。

〔註二一〕參照第十二章第一節。

〔註二二〕服部俊崖氏徑山志考 〔佛教史學第一編第九十二號〕 〔徑山志〕 〔徑山志十四卷，共六冊〕 〔明天啓四年宋奎〕

光編纂，李燁然等刪訂。〔佛教史學第一編第四號〕 中有服部俊崖氏之解說。

〔註二三〕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

〔註二四〕聖一國師年譜 〔榮尊和尚年譜〕

(註二五)佛光國師語錄第六。

(註二六)靈隱寺志 佛祖歷代通載卷六 和漢禪刹次第。

(註二七)淨慈寺志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註二八)參照第十一章第六節。

(註二九)藤堂祐範氏宋版大藏經ノ零本追記 (歷史卜地理第十八卷第二號)。

(註三〇)日本百科全書、常盤博士大藏經條。

(註三一)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註三二)石清水八幡宮所藏、後轉藏於宮內省圖書寮。其一部爲大阪市西區靱上通森木佐兵衛氏所藏、大正十五年六月、獻於宮內省。

(註三三)藤堂祐範氏宋版大藏經ノ零本 (歷史卜地理第十七卷第六)。

(註三四)橋本進吉氏慶政上人傳考所引 (日本佛教全書遊方傳叢書所收)。

(註三五)風雅和歌集卷十八釋教歌。

(註三六)醍醐寺座主次第 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

(註三七)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

第十三章 入宋僧歸日宋僧與文化之移植

(註三八)大屋德城氏寧樂刊經史二一四頁。

(註三九)本朝高僧傳五十八淨業傳。

(註四〇)大屋德城氏寧樂刊經史二一六——二二一頁。

(註四一)田中敬氏圖書學概論三一—五頁。

(註四二)玉葉壽永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條，
東大寺造立供養記。

(註四三)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

(註四四)法然上人行狀畫圖六。

(註四五)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

(註四六)田中敬氏圖書學概論一九九頁。

(註四七)海藏和尚紀年錄。

(註四八)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

(註四九)同上。

(註五〇)本朝高僧傳五十八淨業傳。

(註五一)本朝高僧傳五十八湛海傳。

(註五二) 大屋德成氏寧樂刊經史 一七五——一七七頁。

(註五三) 洛陽東山建寧仁禪寺開山始祖祖明菴四公禪師塔銘。

(註五四) 大屋德成氏寧樂刊經史 二一五頁。

(註五五) 參照第八章第四節。

(註五六) 異制庭訓往來 狂言記。

(註五七) 本朝高僧傳十九道隆傳。

(註五八) 大覺禪師語錄。

(註五九) 集古十種、本國寺年譜、鎌倉五山記、鎌倉五山記考異。

(註六〇) 百練抄卷十。

(註六一) 大覺禪師語錄中。

(註六二) 一山國師語錄中。

(註六三) 兀菴禪師語錄上。

(註六四) 兀菴禪師語錄中、東巖安禪師行錄。

(註六五) 鷺尾博士鎌倉之禪風 (佛敎史學第一編第六號所引)。

〔註六六〕新編相模風土記稿。

〔註六七〕佛源禪師語錄。

〔註六八〕大通禪師行實。

聖一國師年譜。

元亨釋書卷八。

鎌倉五山記。

五山記考異。

〔註六九〕圓覺寺文書。

〔註七〇〕佛光國師語錄。

無學禪師行狀。

佛光禪師塔銘。

〔註七一〕鏡堂禪師語錄。

大圓禪師傳。

〔註七二〕永平廣錄卷三。

永平實錄。

建斯記。

道元禪師行錄。

〔註七三〕寶慶記。

〔註七四〕永平廣錄卷三。

〔註七五〕大覺禪師語錄卷中。

〔註七六〕吾妻鏡十四。

〔註七七〕兀菴禪師語錄。

東巖安禪師行實。

東巖和尚行狀記。

元亨釋書卷十七。

〔註七八〕佛光禪師語錄卷六。

〔註七九〕兀菴禪師語錄卷下。

(註八〇)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卷四示日本國平將軍法語。

(註八一) 圓覺寺文書 佛光禪師語錄卷三。

(註八二) 佛源禪師語錄卷一。

(註八三) 佛源禪師語錄卷二。

(註八四) 無象禪師語錄卷上。

(註八五) 佛源禪師語錄卷一，敍宗政臨終時態度云：「末後灑然獨脫，當世實爲希有。」

(註八六) 佛光國師語錄卷七。

(註八七) 佛光國師語錄卷七。

(註八八) 佛光國師語錄卷一。

(註八九) 佛光國師語錄卷四。

(註九〇) 松岡東慶寺考。

(註九一) 佛光國師語錄卷七。

(註九二) 佛光國師語錄卷三。

(註九三) 佛源禪師語錄卷四。

(註九四)玉葉壽永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條、東大寺造立供養記。

(註九五)東大寺造立供養記、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

(註九六)醍醐寺座主次第、古社寺保存會明治三十年十二月特別保護建造物調書。

(註九七)煇正續院佛牙舍利記云、源實朝於建保五年遣使至宋之能仁寺、請佛舍利、初安於勝長壽院、後移於大慈寺、至執權北條貞時、特在圓覺寺建舍利殿安置之。

(註九八)日本國千光法師祠堂記、元亨釋書榮西傳、興禪護國論序、太白山千佛閣記。

(註九九)無準師範禪師行狀。

(註一〇〇)光明峯寺入道前關白道家公處分狀、乃建長二年十一月藤原道家、留書處分財產者、辻博士之鎌倉時代ニ於ケル禪宗ト他宗トノ軋轢(日本佛教史之研究所收)引之。

(註一〇一)康元元年北條時賴在建長寺山內、別建一寺、號最明寺、請道隆開堂演法、自居於此、專事修禪、時賴卒後、文永二年再修堂宇、改稱禪興寺、以道隆爲開山第一祖、後正念住此、新創方丈、法堂、山門、僧堂、廚庫等、面目爲之一新。(大覺

禪師語錄、佛源禪師語錄、本朝高僧傳、新編相模風土記稿)。

(註一〇二)壽福寺、乃榮西從平政子之本願而建立者、後於正嘉二年正月罹火災、榮西之法孫藏叟朗譽再修之、弘安中正念住此、請於時宗、大興工程、伽藍大備。(東鑑卷十六、十七、四十八、佛源禪師語錄、新編相模風土記稿)。

(註一〇三)淨智寺，乃北條時宗之弟宗政卒後，一族相謀，因弔其菩提，使兀菴普寧之嗣南洲宏海建立者，以普寧爲開山。其建立年月不明，似於弘安五年八月宗政卒後，未久即着手工程。弘安七年八月，宗政三周忌時，王已略成，請正念營供養。(佛源禪師語錄，新編相模風土記稿。)

(註一〇四)伊藤忠太博士五山十刹圖二就イテ(佛教史學第一編第四號)。又據伊東博士之說，大乘寺、東福寺、常高寺之圖，內容殆同，只些細之點，彼有此無，此有彼無耳。三圖以外，殆別有分別謄寫之原本。試觀大乘寺與東福寺之圖，白描常高寺之圖有彩色，蓋因所摹之原本有彩色也。

(註一〇五)東大寺續要錄造佛篇。

(註一〇六)瀬戸窯世系。

(註一〇七)農商工公報第七所引博多記。

(註一〇八)建搨記坤卷。

(註一〇九)虛舟和尚語錄序(本朝高僧傳瓊林傳所引)。

(註一一〇)道正菴卜純撰系譜記(訂補建搨記所引)。

(註一一一)佛源禪師語錄大小佛事(佛光國師語錄卷七)。

(註一一二)佛源禪師語錄，偈頌雜題。

